SEP -7 1941

第一卷 第四期

中國佛教學院
佛學月刊社編

佛學月刊

林迎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佛學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從佛教徒的人格說起(一)……周叔迦

倓虛老法師開示錄……保賢記錄

修行講話——大悲……周叔迦講　普智記錄

行事鈔資持記十門提要並序(四)……仁道輯

緣起略義(三)……松泉

輪迴略辨……紹明

詩詞園地

莘縣齋雜俎……田西泉

友人出家賦之以詩……周少如

贈周君……周少如

莘縣齋佛化小詞叢錄……西泉

歷代高僧新傳——支婁迦讖……李意如編

慈舟法師事略……中輪

倓虛法師事略……寶瑩

佛教史學雜記

高僧傳四集……震華

中國佛教史……宏菲

經商叢府……靈妙

小品文

毛詩所與我的溫情……大力

讀了蓼莪以後……佛禪

原始佛教史料考(續完)……井上哲次郎撰　子規譯

◉佛學答問　◉新書介紹　◉佛教界消息

本刊徵求基本讀者一萬戶

介紹訂閱，享有六大權益！

本刊唯一使命，在於宏揚佛教文化，今後決逐期增加篇幅，充實內容。期能成爲社會上一般人之修養讀物。今特發起徵求基本讀者一萬戶運動，歡迎各大中學校學生，各學術團體，文化機關，宗教團體，及社會上一般人士訂閱。並盼予介紹。

凡介紹訂閱本刊全年五份以上者，得享下列之六大權益：

(一)贈閱本刊全年一份。

(二)向本刊投稿，有優先登載權，並從優致酬。

(三)來稿經採用後，有特別價值者，贈與抽印本若干冊。

(四)對佛法上有問題時，本刊專函答復。

(五)向佛學書局購請典籍，得享廉價優待。

(六)本刊出版叢書，經函索時，均可贈閱。

訂閱處——北京西安門外大街四九號佛學書局

價目——預定全年十二冊一元，零售每冊一角

從佛教徒的人格說起

周叔迦

第一章　佛教徒的三重人格

佛教自東漢明帝的時候由印度傳入中國，到唐朝算是極盛時代。自南宋以後一代不如一代，一直到了前清末年，佛法是衰極了。在那時的情形，是士大夫緘口不談佛法，認為佛法是外道異端，士家子弟絕對無有出家的，以為那是家庭中出了一個孱才，便是莫大的恥辱了。雖然士大夫也有與比丘往還的，只是世俗的酬應而已，絕不作教義上的商討。所以楊仁山居士初發心時想覓一兩部經典讀誦都極難得。一直到了民國更是認為佛教是迷信，是應當打倒鏟除的了。

但是在那時因為士大夫的鄙棄佛教，無形中使佛教徒成為閉關自守的形勢。所以在佛教本身之內，一切廟宇之中，尚能有相當行持的表現。破壞清規的也不敢過於顯著。於是楊仁山居士極力提倡佛教，從刊刻經典，流通講說入手。務在使士大夫能明白佛法的高尚，理論的淵深，自然不但不鄙棄佛教而且要崇拜的。並且由日本得回許多唐賢的佚典，全都校刻印行。其後仁山居士諸弟子在大學中講授印度哲學，來宏揚佛法。一直到現在一般宗教家，哲學家，政治家無不知佛教含有最高深的哲學而生景慕之心。不可不認為提倡佛教的成績。

在世界上的定律，是一法纔定，一弊隨生的。經過這一三五十年提倡佛教的結果，一方面固然是使人明瞭佛教的真理，一方面卻使人輕視佛教徒。這其中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因民國無有僧錄司，僧衆無人管理。僧衆又因信佛的多了，與社會接觸也多了。所有廟宇中又因經濟的關係作了不少下級社會的民衆。於是社會上一切不良的習慣傳染到僧衆。第二是一般智識份子看看佛經，便根據佛經來指摘佛教徒。以為佛教既然最高無上，佛教徒便必須賢良中正。但事實上不然。所以現在社會上的論調，是佛教應當提倡，而佛教徒是應當打倒的。而佛教徒本身中在家衆內文字程度較深的，也附會着說：現在只有佛寶，法寶，而無僧寶了。所以鄙人認為勢到今日不能再專在教典一方面提倡了。若是仍因守是一方面做下去，仍然救不了佛教的潰敗。現在應當建立佛教徒的標準人格，使凡是佛教徒，無論在家出家，都明瞭自己的地位，根據這佛教徒的標準人格來檢查自己的行為，佛教徒的行為能得到一般民衆的欽崇，自然對於佛教教義的高深更加信仰了。

如何是佛教徒的標準人格呢？太簡了不足以表示佛教徒博大的精神，太繁了在實行上難以兼顧。所以鄙人綜集許多經論建立了佛教徒的三重人格。世間上其他宗教家，社會事業家，哲學家，政治家各各就他的事業不同都只需要一重人格，便可以立足於社會。佛教徒既然負有最偉大的使命，人格也必須較其他的人物為難及。

第一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善人」。善的標準及範圍固須要詳細規定的。但是簡單說，便是一切世間所公認的善。因為善惡是有公理的而不是一人一教所能指定的。不是

善人，便是惡人。佛教徒在社會能作一個惡人嗎？所以佛教徒在作一件事，說一句話之先，必須要審查審查，我這事若是作了，這話若是說了，社會上對於我是有好的批評呢？還是有不好的批評？假使有好的批評，便可作可說；若是有不好的批評便不應當作，不應當說。佛教徒不應當求名求利。但是因爲自己作錯了一件事，說錯了一句話，使世間人看輕了自己，看輕了佛教徒，也就看輕了佛法，這便是以身謗法。這是佛教徒所不應當做的。

第二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修行人」。任何人在社會上不能作惡人，所以只是善人一重不能便能認爲佛教徒，也不足以表示佛教的全部精神。所以必須更加上是修行人。這有兩種義意。第一便是尙有一般世間所認爲善而佛教認爲不善的，根據佛教的戒律來行持，杜惡防非。便是將善字更嚴格的進一層來努力。第二便是世間一般人所不作的而佛教認爲必須作的，根據佛教的儀軌來行持，念佛參禪，誦經拜懺等。假使佛教徒但只能作善人而不能作修行人，那不能成爲佛教的忠實信徒的。

第三重佛教徒的人格便是「明白人」任何宗教都有一種宗教的修養。那何以佛教的修養方法便是最純正的呢？佛教徒負有指導社會，指導人生的使命。假使佛教徒不能是一個明白人，那自己尙在盲修瞎鍊之中，如何能教化一切？佛教徒要做一個明白人，必須將佛教一切經典，各宗派的教義事迹，詳細研究。所謂明白人便是凡世間一切人所不能解決與疑義，佛教徒都負有給他們解釋的義務。無論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必須將以上的三重人格具足了，方可以說是標準佛教徒。假使缺了任何一重，便有受人指摘的危險，便成以身謗法的罪過。大家一齊努力吧。

這佛教徒的三重人格有相互聯帶關係。便是善字作不到，縱使修行和明白也枉然，也可以說那修行也絕不是眞正修行，明白也不是眞正明白。修行二字做不到，也絕不是眞善和眞明白。明白二字做不到，也絕不眞善和修行，但是就進行的次第上說，是修行建立在善字上，明白建立在修行上。便是不善而先修行，那修行無有用，不修行而求明白，也不能眞明白。

這佛教徒的三重人格，必須有很詳密的解釋。現在爲求建立根本的信念，對這三種人格建立「三字訣」。第一善人的訣是「孝」。孝便是大悲心的曙光。世間人說：「孝爲百行先」。孔子有孝經。佛教說：「孝名爲戒」。世間一切善行都是從孝字做起的。第二修行人的訣是「信」。佛法大海，信爲能入。在修行上唯須要篤信。一切修行成就都是由信字得到的。第三明白人的訣是「悟」。凡是由分別計校而得到的知識是「解」。這解不能是眞明白。由心鑑觀照而得到的智慧是「悟」。悟方是眞明白。解是有分別的枝末知見，悟是無分別的根本智慧。

第二章　諍友連瑣

佛教徒的三重人格是佛教徒的標準人格既然建立了。在實行上必須有徹底覺悟。鄙人十餘年來研究佛教。從前不過閉戶讀書，不大與社會接觸。雖然在各大學担任佛教講座，也只到時間上堂，到時間下堂便回家了。除了少數

學者相往還外極少交遊。所以對於世間現況太不明了，間接便對於佛法的某一部分也不能明了。近數年來因為弘法的事業的關係，遂常與社會接近。纔知從前事理的不明，見解的錯誤，而生起四種感想。

第一：從前雖然在經典上處處見到說娑婆世界五濁惡世。以為這是單指世間一部分穢惡而言。總以為娑婆世界未必完全壞到如是田地。到現在纔明了娑婆世界無一人無一事無一時無一地不是五濁。可以說無有毫末的清淨。自己也是一樣的全身是穢，却並不知道。

第二：從前也從經典上見到釋迦如來在娑婆世界五濁惡世示現成佛是由於徹底大悲，是一切佛所不及的。當時雖然也相信，却不知其所以然。大概也是由於五濁不甚認識。現在既然明白娑婆世界的濁惡，纔知在此世界的修行非有極大的大悲心不可。假使無有極大的大悲心，別人起煩惱，自己也必起煩惱。別人用煩惱來對待自己，自己也必用煩惱來應付別人。如此便不是同流合汚，便是兩敗俱傷，結果必定墮落而後已。世人或以為處世行菩薩道，若是無大悲心便要退大向小以求自了。其實是不然的。退大向小還是要有悲心，不過悲心不廣大而已。假如無有悲心，必定被環境轉而墮落的。釋迦如來由於往昔無量劫在五濁惡世與我等煩惱深重的凡夫相結緣，纔能在五濁惡世示現成佛。這要是無有極深重的大悲心能成功嗎？

第三：從前讀儒書，以為論語上說：「曾子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當時雖然也知道作人的不易，却以為不至於如是的慄慄危懼。現在既然知道世間的染汚，所以也纔知道作人實在是非要時時刻刻有臨深履薄的心不可。世間人因為一念之差而成為千古之恨的實在是太多了。偶爾有一念的貪心或瞋心，而結果釀成不可收拾的大亂，這都是由於在起初貪瞋一念纔起時，忘了臨深履薄的教誡了。反過來說：便是人若無有臨深履薄的恐懼，必定是要墮落的。而且這墮落的機會是時時在那裏等着呢。

第四：從前雖然研究佛法，也知道行解並重。但是總以為天地之大，而我一個人不過滄海之一粟。在我本分上固然應當學好。而事實上我好不好，不能在社會上有多大的影響。因為分子太小了。現在知道不然。社會對於任何人都是用極注意極嚴重的態度監視着的。一個人有一件小善，立刻便傳布全社會，全社會人人心裏便有一個善的影像。並且這善的影像往往是放大數倍數十倍的。一個人有一件小惡，也立刻便傳動全社會，全社會人人心裏便有一個惡的影像，這惡影像也是放大數倍數十倍的。由此知道任何一人的善惡都與整個社會有關係。我們佛教徒中有一個能對於佛法忠實信仰，忠實行持，便可以使全社會佛教化。我們佛教徒中有一個人對於佛法不忠實信仰，不忠實行持，便可以使全社會對於佛教疑惑誹謗。由此我感覺我個人的責任太大了。可以說，我要是認真修行，便將佛法護持起來了；我要是不認真修行，便是等於我自己把世間上的佛法破壞鏟除了。

這以上的四點：第一、世間的穢惡，第二、處在這穢惡的世界要有徹骨徹髓的大悲，第三、墮落的機會太多，必須時時刻刻謹慎小心，第四、自己的責任是重大，並不

能因爲自己放棄責任便與社會不相干的。大概凡是做一個佛教徒必須對於這四種要切實明了的，纔能有辦法去作一個純正佛教徒。甚麼辦法呢？

知道這四點，纔知道但憑自己一個人的閉戶自修是不容易無錯失的。因爲佛教徒三重人格是如此的難，四種境界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危險是時時有的，於是方能死心踏地，心悅誠服的去覓一位「諍友」。古人說：「士有諍友，不失於令名」。假使佛教徒要想做一個純正的佛教徒，至少必須有一位諍友互相規勸。這便是在佛教經典上叫作「善知識」，在戒律上叫作「懺悔主」。但是我們生在這末法的時代，都是煩惱深厚的。誰也不願意聽自己的錯處。假如有人來說自己的錯處，一定要反唇相稽，結果不是互相規勸，而是互相攻擊了。聰明的人便是有人來請他指摘教訓，他也恐怕生誤會而不肯實說的。我們佛教徒既然要爲建立人格的標準來作世間的指導者，應當努力來互爲諍友。不然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如何作法呢？最好是組織「諍友連環」，方能避免鬥諍而收實效。

諍友連環的辦法是由三個佛教徒以上組織而成的。譬如甲請乙作諍友，乙便負有責任，對於甲的行爲言論隨時注意。或是見到，或是聽到，甲的行爲言論有錯誤時應當直言規勸。甲對於乙的規勸定當恭順的接受而不許有任何辯護。同時甲不許對於乙的行爲言論有所批評。但是乙應當同樣的去請丙作諍友。丙再同樣的請甲作諍友。假使有一人對於諍友的諫勸不接受時，便招集全連環公同討論，究竟是不是錯誤。假使是錯誤而不接收諫勸，便應當公同依佛教的規矩來責罰他。假使公認爲此事不錯誤，便由諍友撤回這一段言論而便了結。

諍友的辦法大致如此，鄙人希望各佛教團體都能如此建立起來。一團體之中不妨有若干個小連環。而且諍友的風尚不能推進，直接便是佛教徒的人格無從改善的，間接便是佛法無從振興。這事關係甚大，還希望各方面對於此舉加以努力或批判。

（待續）

佛學書局出版

清楊仁山居士手訂：

釋氏十三經

圓覺經　梵網經　佛遺教經　四十二章經　八大人覺經　般若心經

金剛經　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經　維摩詰經　楞嚴經　楞伽經　法華經

▲中裝毛邊紙六開本八冊連布函定價八元

△精裝報紙布面燙金一厚冊定價六元

一大藏教。浩瀚無涯。初機之士。對斯教典。幾同望洋。倘非宗其綱要。誰能識其涯岸。清末楊仁山居士有見於此。因從大藏經中。選其最要者十三種。名曰釋氏十三經。爲數雖非甚巨。而大小顯密禪宗天台淨土律宗般若等部無不包羅。謂爲一部大藏經之縮影可也。凡初學佛法。或無暇讀全藏者。若備是一帙。晨夕展持。則歸元還淨。就路還家。固未嘗不可以少許勝人多許也。

倓虛老法師開示錄

弟子 保賢記錄

佛法到究竟處，無非自利利他。其實利他就是自利。因爲自他本來不二，不二並不是一個，可也不是兩個。就如阿彌陀佛和我衆此土衆生，你說是二是不二？要是二，就彼此應無關係，如何能接引我衆往生？要是不二，就無彼此之分，又何用接引？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然不動就是不二，感而遂通就是不一；不一我衆纔能念佛，不二彌陀纔能接引。彌陀是衆生自心中的彌陀，衆生是彌陀性海中的衆生，全性起修，修不離性，全修在性，性不離修，所以纔能感應道交，不可思議。

我衆對於佛法，用不着如何高深的研求，只此一句彌陀，懇懇切切的念去，立能六根清淨。口念彌陀舌根清淨，眼觀莊嚴眼根清淨，耳聽佛聲耳根清淨，鼻嗅爐中香氣鼻根清淨，禮拜經行莊重端肅身根清淨，心想佛德專志不移意根清淨。六根即是不一，清淨即是不二，不二就是寂然不動，不一就是感而遂通。你看衆生所以有生死，就因六根不能清淨，眼要看種種顏色，耳要聽種種音聲，鼻要嗅種種香氣，舌要嘗種種滋味，身要接種種感觸，心中要胡思亂想，合之爲三，即身口意；開之爲十，即身三口四意三。縱情放肆，不加檢點，久之形成十種大惡，釀爲生生世世受苦的根本。反過來即是十善，成了出世的正因，可獲盡未來際無量無邊的大樂，佛法並無什麼希奇，整天都在眼前擺着，「都」就是不二，「擺着」就是不一。只在當人能否認取，要是必須看上多少經典，或是等到什麼時候纔能領悟，猶如烟海，不但永無那一天，並且環境也決不容許。三藏十二部，無非要當下認得。

去歲王老居士來寺，問倓虛學佛有何心得，我說倓虛苦惱，學佛多年並無什麼心得，不過據我的笨理想，不外三句話六個字，就是「看破、放下、自在。」王老居士聽了哈哈大笑，本來看不破那能放下？放不下又那能自在？要想放下自在，首先還得看破。人只知合上眼是做夢，不知睜着眼正是做夢。你要想看破，首先要醒夢。醒了夢當下就是看破。看得破時大夢已醒。所以古人說：「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在夢中時明明六趣都有，及至醒後大千世界都歸於空。這纔算眞正看破。

我衆只要提起一句彌陀，綿綿密密，不即不離，打成一片，那時自能看破，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大夢也就立醒，登時解脫，空中腐氣自然化爲祥和，世人無形中得到和順之樂。這纔是徹底的自利利他。

請訂閱

「覺有情半月刊」 上海[illegible]路一百十一弄六號覺有情半月刊社編行

全年二十四期，不計外埠一律連郵一元，另售每冊一角

內容豐富，題材新穎。第四十四、四十五期合刊已於八月一日出版，要目如下：

寫北高僧[illegible] 記一位出類拔萃的比丘尼
北觀遠夜 記味農居士遺著
居士得爲密宗阿闍黎之評議 其他詩文及佛消息，目錄繁多，不
我的皈依經過談 及備載。

北京東城大佛寺佛經流通處代訂

修行講話

大悲

周叔迦講　普智記錄

以前所講，「持戒思維等……」，悉是佛教基本問題，今談悲心；悲心即拔衆生苦，但是現今我等能救何人之苦耶？天災人禍不能救，盲聾飢渴不能郵，容有大悲的心何由成行，不但不能救衆生，並且於利害關頭時，爲顧全自身之安全，即損傷衆生之事，亦所難免！豈不更有傷於大悲？欲糾正此二端，必須先糾正平日之存心，若能時時在境界未現前時，心存悲愍之念，則境現前時，自能利濟，如平日常念世人貧窮之苦，則見乞丐時自然能量力郵之，雖事實未必能徹底解決其痛苦，而存心普濟，即是大悲。是故平時須要悲心具足，則於境界當前之時，定不損他而自利。經云：「佛心者大慈悲是。」可知大悲之重要。

但是平時存心，也要有次第有條理，並不是只是誇大，以爲只發願廣救多人，便是具足悲心的。這悲心是要逐漸長發起來的；萬事皆假諸緣，悲心之生起其緣約分爲二：

（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凡事須反省，果吾所愛之物不願與人，亦不可取人所愛之物；初時在事當前時，不能慎重思維而有爭競，事後亦須思量此理，加以追悔，立志將來不再蹈前轍，久自能習慣成自然。孔氏忠恕之道亦不外此。現今專究教典之士，每喜衡量他人過失，須知修行應先自審，我是凡夫，未能盡善，何以能責人？假使有人來擯斥我責難我，我之心境又當如何；況且「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義，是止持一方面，其義實含有作持一方面的。「已之所欲當施於人」之義，即惡不施他，善不自恪也；如現在自能執卷窮究聖理，願一切衆生皆得如此，方滿所願；又如自染惡疾，痛苦難忍，而有病者殊衆，吾之病能除，亦願一切有情皆能除之。現今吾所學，悉屬大乘，更須亦存此念，自然悲心增長。一旦心行相應，則自成有所成就。亦可少分利益衆生，真實成大悲之行矣。

（二）「自他互換」，梵網經云「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此乃修植福德之因，能如此存心，自然道德日進。凡起一念要說一話作一事，必先思量，假是這話是他人對我說的，我是歡喜是惱恨呢？這說是我們歡喜聽的，那便可以對人說，假使他人對我說如此的話，我必定惱恨的，便不應當說。做事也如此。假使他人如此對待我，我必起忿怒，我便不應當如此對待人。凡是我所願意接受的，便應當也如此對人說話。予幼時讀姚惜抱詩：「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每當存此心理。亦即恰如陶詩：「即事多所欣」之義味。自然一片天真活潑愉樂，而大悲之心油然而生矣。人若能時時反躬自照，將人當己，將已作人，一切處事發心之際，悉應如是，無一事是爲自己的

利益。存心動念，恒是顧人人共得福利，即是大悲之不心離，如上殿誦經，雖不能盡解經義，應想凡世界之人皆得經而讀之徹明其義，菩薩所作之事，雖屬出生死之法事，果無口願係之，亦皆成生死之因，如以大悲回向，定能事半功倍，若以自私之心來誦經禮懺，那是欲其燃而滅之以水也。若是時時發願凡我所作的功德，都回給一切人，人人皆捨貪着，如此行施，必能啟宿世之善根，昌茂日盛，要知經卷之研究是外表，心能體會大悲，才是真實修行。福慧時時增長，一日千里也，吾昔在青島研究經典之時，自既不慧，又無人助，其後終日為他忙碌，其所以能得一二概念者，皆由每讀經時，皆作回向。願一切有情，能明此經義。故能於佛法少有悟入，今既深得此利，所以願大衆亦從回向門入，或勝於從名相入也。

行香子 三闋

羅齋居士

清夜無塵，玉宇如銀，大圓鏡滿到十分。當機罷取，若箇前身。喜嬌光閃，魄光淨，較光新。

莫逐迷津，覺日紛紜，待悠悠與滿家珍。即今休去，作箇閒人。要心香焚，妙香爇，成香滿。

徙竹珠泉，補屋鋤田，剔方池閒種白蓮。青錢碧藕，師地接天。有閒中情，靜中趣，悟中緣。

心跡雙捐，禪淨雙圓，喜迦趺一具蒲團。閒雲野鶴，建日倏然。是佛門儲，韓門隱，登門仙。

石室裏房，竹枕籐牀，放蒲團高挂缽毯。隨緣守分，寄我行藏。喜山層耐，雲冉冉，鳥行行。

印壞來方，文在逕邦，省餘生更不慌忙。舒陀石上，萬慮全忘。要神閒閒，胸落落，意洋洋。

逍遙論

支道林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逍遙游辭

楊度

逍遙游兮，世何適而不坦，身何往而不宜。故予懷於宇宙，齊萬物而一之。本無心於去住，但隨地以游嬉。偶出門而孤往，實無擇乎東西。或棄杖於山巔，或泛舟於水湄。臨清流以濯足，凌高岡而振衣。聽深泉之逸響，挹夏木之清陰。枕溪潭之白石，仰樹梢之青嶂。柳因風而拈舞，猿過雨而長嘯。瞰水深之魚樂，望天空之鳥飛。隨白雲以朝出，乘明月而夕歸。藉蒼苔以憩臥，採松實以療飢。隨所取而已足，何物競之可疑。伴漁樵以共往，見童叟而依依。肆談笑以適意，信人我之無違。弄山川之寂寞，覺達士之孤懷。境渺渺以忘遠，情悠悠而自知。常淡然於物外，與一世而長辭。惟賞心之自得，歡同樂之人稀。偶倦遊而思返，即興盡而掩扉。披詩書以自讀，引杯酒而酌之。任出處之自便，何外物之能羈。仰天地之閒暇，覺人事之無爲。欲長嘯以寄意，遂援筆而忘詞。

行事鈔資持記十門提要並序（四）

仁道輯

二、制教輕重意　約七例略明。（初）興廢漸頓。戒疏云，「行違本受，厭而不學，故名止犯。不學具漸頓，起心有通局，無知唯局漸，緣境不了，犯不學罪。漸中隨境結故輕，頓則一切犯故重。一今首以先後論頓漸。不學之罪先起故頓，無知之罪緣而不了後生故漸。次以一多論頓漸。不學之罪通有頓漸。如要心可學境上作不學意，於一一法上頓得不學罪。如要心不學羯磨，於餘悉學，望羯磨邊犯名漸。又不學約心，心有總別故通頓漸。無知唯漸，以無知隨事，事不並修，故唯局漸。

(二)結正業科。篇聚之罪，各從種類，並約七支（身三口四惡業）業理輕重以分上下。

(三)報果不同。人類報有差別，如男女等，故犯有輕重。如止持明。

(四)攝取優劣。律明趣有三種、人，非人，（天，修，鬼，獄。）畜，各有男、女、黃、形。人趣爲優，畜則爲劣，非人通優劣。如四重相，律中委明。

(五)起情虛實。如謗妄等，情虛爲重，實則開之。又如境想，初句情虛故重，疑想情實俱輕。

(六)開制互立。諸戒止作，有制有開，二教相待，義無獨立。如不制三衣，次開百一，後制加持，後開畜長，仿制說淨，時終不戰，復開十日，不說則犯，制即是重，開並爲輕。

(七)約行彰異。如所淨二種，所即墮落中下根，淨即頭陀行。

三、對事約教判處意　對事者，一約判罪，二據行法，三謂亡物。約教判處者，當初四分以判持犯。以受依斯教，不得依餘部也。

四、用諸部文意　順不受體，立四分爲本，雖上五判之邊，行事之時，引用諸部，乃行事有據，離執附之非。如此宗文義俱闕，約事無缺者，不假外求。一若律文不了，（一不明了，二不了足。）事在廢前，有義無文，無文有事，並取外宗成此一部。二復兼用六師，正取三六，參取餘四，以彰引用三藏，並有準據，顯示諸計，通局未融，今則總通六見，明此鈔所宗有歸。

五、文義決通意　一者四分結集，佛已滅百年，時代渺邈，辯彩難追，法爲時移，事多殘闕。二者五師各隨樂欲，成立己宗，其不樂者，捨而不存。三者覺明論主，誦本東傳，至於翻時，隨出便寫，豈在一本，無暇覆疏，致復東西，此土行用故多闕文。四者或筌念遺筌，鈔寫錯漏，故須決通。今以三種條例，收一部闕文，一若文義俱闕，則舉一以例諸。如律無解戒場法，例三小界翻結成解。或無例而道理合然，則就理而成前事。如當日出界過難，義判得成。二若文具義闕，便以義定之。如得受布薩竟，決云準須付他。三若義具文闕，則引他部

以息諍。如有難移見，並論不破安居。

六、教所詮意　詮者顯也。前五並屬能詮教，教必詮行，一宗旨趣，萬行元基，理須明識，故云教所詮意。然所顯者唯持犯耳。持犯各二，一通二別。通持者謂學知戒相，明達持犯，於一切時，護本所受，通望受體，一無所犯，不隨緣別。通犯者謂不學無知，制通篇聚，隨所不了，無非結罪。別持者謂隨對一境，方便遮防，行順本受。別犯者謂違受起非。

七、道俗七部立教通局意　此門約機明教。若約人集教，則道通俗局，今約教被人，化通行局，故云立教通局。南山判如來一代時教爲化行二教。開其信解，用捨任緣，故名化教。通於道俗。制其修奉，違反有過，故名制教。唯局內衆。若總四種料簡，極爲精要。初約違四句。甲違化不違制。如弊術行願，律宗不制，在家人作十不善亦然。乙違制不違化。如犯諸遮戒。丙俱違。即犯十諸性戒。丁俱不違。理觀內照，戒律外檢。二約順四句。甲順化不順治。性相唯識三觀破迷。乙順制不順化。心無慧觀，專守事戒。丙俱順。同初第四。丁俱不順。造業凡愚。三約受戒四句。甲壞化不壞制。淨名云，汝但發心即名具足。乙壞制不壞化。自智不明，循律軌度。丙俱壞。心希出離，受律禁戒，趨向聖道，佛世利根，善來三語，即得道果。又如涅槃出家菩薩是也。丁俱不壞，可知。四約懺罪四句。甲化淨制不淨。如犯篇聚，理觀明照，達罪性空，而不依律懺，縱得相好，不入淨僧。乙制淨化不淨。犯依律悔，而無觀慧，但滅違制，業性確然。丙俱淨。篇聚依教滅業道任靜思。丁俱不淨。愚者犯不行懺。

八、僧尼二部行事通塞意　見中卷隨相，下卷尼別行，並誡疏，義鈔，請自披尋。

九、下三衆隨行異同意　異同有二，初沙彌對大比丘，二式叉對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具如別行篇所顯

十、明鈔　三科明之，初引用正經，次明世僞說，後明鈔與本意。今初引用正經，略引十種。僧祇律，曇無德部，薩婆多部，彌沙塞部，毗尼母論，善見論，摩得勒伽論，薩婆多論，明了論，出要律儀。次世中僞經，世多不辨，今出其名，用斷疑濫。諸佛下生經，(亦有真本)淨行優婆塞經，獨覺論，金棺經，救疾經，罪福決疑經，毗尼決正論，優婆離論，善決論，阿難請戒律論，迦葉問論，大威儀請問論，五辛經，寶藏論，唯識普決論，初教經，罪報經，日輪供養經，乳光經，(有真本)應供行經，福田報應經，寶印經，沙彌論，文殊請問要行論，提謂經。(有真本)後鈔與本意。刪繁補闕，令臨機有用，無待訪於人，即事即行，豈復疑於罪福。南山大師云，此之十條，並總束諸門，例科分析，若攬收不盡，自下別論。

(完)

佛學書局出版

觀世音經　附靈感錄

連史四開本　仿宋木精印

一冊　定價七角五分

本書共有心經白衣咒大悲咒普門品四種。後附靈感錄。卷首冠以彩色銅版圖觀音聖像二幅。全書用仿宋精楷印。刷印精美。裝訂古雅。尤爲持誦之寶文。光美現之精要。誦經禮素。善述誦請。以爲晨夕諷誦之課本也。

緣起略義（三）

松泉

五，釋能所引支能所生支名體

能引有二支，(一)無明支者，即相應行蘊中，根本煩惱無明為體。唯識云，『於諸理事迷闇為性。』謂於三界若事若理，由痴障覆，不如實知。如緣起經中之三十一無知，瑜伽之十九無知，皆謂無明於所緣境愚痴之相。此復有相應不共等別，與餘根本煩惱俱時起者，名相應無明，不與餘俱起者，名不共無明。故瑜伽云，『無明有二，若貪等俱者，名相應無明，非貪等俱者，名獨行無明。』唯識疏三十中，當詳讀。初勝法門經下卷，復列四種無明。即增入隨眠轉異無明，(即無明之種子位，有為諸行，恆時轉異，故無明因位，亦稱轉異。)纏縛轉異無明。(即無明之現行果位。)此謂無明與行為緣者，於四緣中據增上緣說，即此無明有勝勢用，能與諸行作生起緣。緣起經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釋此諸支勢用不斷緣起義，對法疏十四有釋當勘。瑜伽五十六亦云，『此無明隨眠不斷有故，彼無明纏有。此無明纏生故，彼諸行轉。如是諸行種子不斷故，諸行得生，諸行生故，得有識轉。如是所餘諸緣起支，流轉道理，如其所應，當知亦爾。』此下諸支，緣義例知。(二)行支者即相應行蘊中，五徧行之思數為體。唯識云，謂令心造作為性。謂此意相應思，能令心等，造作諸善，造作雜染，即十善業道，及十不善業道，諸染淨法。故此意相應思，動身發語，為上為最。此身語意，於欲界者，名福行非福行，於上二界者，名不動行。(眼耳身三識，止於上界二地，無色界唯意識。)即此行支，無明緣起，即修生上界不動，如仰空射還復下墜，以痴闇轉覆，修不如理，故聖教起修的在除惑，捨斯方便，唐喪徒勞，非出離究竟故也。是以十二支中，無明居首，顯諸惑業，無明過勝，故惑業不淨，凡所施為，皆屬有漏，盡生死因，發趣勝上宜致意焉。上釋能引二支。所引支有五，一識支者，大乘教中，唯取阿賴耶識親因緣為體，謂即本識中所攝藏親生當來異熟果之識等五法種子。(識等五法，於因位中，無前後次第，因中次第，約當生果位說。)此識等種，由行為緣，熏成內種。此諸內種，非受取潤，或經劫數，乃得受生，此名順後受業。識等五種，如被愛取所潤，定於第二生中，感異熟果，此名順生受業。二乘唯取六識為識支，以彼不立有第八識故。(四)名色支者，一切種子識，初受生時，依託赤白二渧，和合搏生，此時已作結生相續位，亦名羯邏藍位。即此位中之阿賴耶識，說之為名。此時眼等四根，及根所依處猶未得生，唯有諸根大種及身根，並根依處大種俱生，說之為色。即心法依託羯邏藍色，安危共同。由心攝持，色不爛壞，色有損益，心法亦爾。由異熟識，攝受此後有名色等漸種子故，於當生位中，此名色等種次第而生，故說識為名色緣。(五)六處支者，即內六處種為體。前名色支，乃阿賴耶識最初往胎，僅有身根及意根生起，名為得自體。由此名色為緣，而諸六根，漸次增長，逮六根並根依處，具

足生起，始名六處位。此位乃名自體圓滿。此中名色六處二支，卽該瑜伽之胎藏八位。『謂一羯邏藍位，若已凝結，箭內仍稀，卽名此位。二遏部曇位，若表裏如酪，未至肉位，卽名此位。三閉尸位，若已成肉，仍極柔軟，卽名此位。四鍵南位，若已堅厚，稍堪摩觸，卽名此位。五鉢羅賒佉位，卽此肉摶增長，支分相現，卽名此位。六髮毛爪位，從此以後，髮毛爪現，卽名此位。七根位，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卽名此位。八形位，從此以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卽名此位。』如是八位，隨應攝於名色六處二支。(六)觸支，(七)受支，此二支卽徧行中之觸受二數爲體。唯識云，觸謂三和分別變異，令心心所觸境爲性。(參考唯識三卷)謂六處後，所有之六觸身，卽眼等六觸身，與六處俱起之觸數也。唯識云，『受謂領納順違俱非境相爲性。』謂前觸支爲緣，此受方生。卽觸爲受因，受爲受體。卽六受身，對法云，『謂眼觸所生受，乃至意觸所生受』立此觸受二支者，以前六處圓滿位，僅可謂受用依止究竟，不得謂受用究竟，要須合此所依究竟，及受用究竟，方得名生身究竟。意由先作業種之增上力，於現報中，感受二種果，謂異熟果及增上果。諸根身等內法，名異熟果，卽依之而起異熟受。諸器世間等外法，名增上果，卽依之而起境界受。如斯二受，或苦或樂或不苦不樂，種種差異。(其如對法一卷，建立受蘊中明。)以現報所受苦樂，乃酬先所作業，故須生身圓滿，二受依生，六處後立觸受二支者，意卽在此。以上略釋能所引支名體竟，下解能所生支。能生支有三，一愛支者，卽根本煩惱中貪爲其體。謂或於內異熟果，而起染汙希求，或於外增上果而起染汙希求。此復三種，卽和合愛，不和合愛，非和合非不和合愛。謂樂受爲緣，而起和合愛，苦受爲緣，而起不和合愛，捨受爲緣而起非和合非不和合愛。如是愛支，亦以無明爲緣。前能所引支，由迷內異熟果愚，發起能感後有諸業，卽此爲緣，引發親生當來生老死位五法種子。此能所生支，復由迷外增上果愚，境界受爲緣，生起貪愛，緣此愛潤，當定生。(受有二，謂異熟受，境界受。)(二)取支者，據實取支通攝一切煩惱，而十地經等謂愛增名取者，以愛潤增勝，依愛之初後，別愛取二支，於潤生位非但有愛取，而無餘惑也。以諸煩惱，皆有發業潤生之能力，但於發業位中，無明增勝，故唯說無明。於潤生位中，愛取偏增，故唯說愛取。此取支，經論多據四取爲體。謂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此四取以三見及貪爲體。言欲取者，謂以樂受所起愛爲緣，於諸欲境，起妄分別貪。此爲前導，乃有欲界一切煩惱生起。餘三取者，以苦受爲緣，起不和合欲，厭心相應，希求出離，乃以不了諸苦諸相，離希當來無如是苦，由於一切煩惱，不起厭患，不作對治，卽有期顚，非出離方便。由是起諸惡見，謂一出離惡見，明見取攝。非出離方便，執爲最勝故。二定期惡見，戒禁取攝。起邪期顚，計定勝故。此二所依惡見，明我語取。如是取取，爲在家出家二諍根本。諸在家者，以欲貪爲先，而與諍端。諸出家者，以三見爲先，而與諍端。故諸經論多說四取。(三)有支者，卽前能引業種，及其所引五名言種，爲斯愛取合潤，轉名爲有。此行及五法種，能近有生老死後有果故。如水潤種，種近生果。(有處唯說業種名有，非名言種，以能感正異熟故。或有唯說五名言種名有，親生當來識等種故，)上釋能生三支。(待續)

輪迴略辨

紹明

經云：「有情輪迴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輪迴六趣中，備受諸苦毒。』經文的理趣是開示衆生善惡升沈三世流轉的因果。有一類人不信因果輪迴之說，以爲輪迴是神道設敎者的施設假立。

生死輪迴天堂地獄之說，外道宗敎學說也有，但不同佛法中所說的輪迴。外道宗敎提倡天堂地獄之說，引人止惡修善，善業升人天，惡業墮地獄。人天善業旣盡，仍須墮入惡趣受生死苦，六道往返，如環無端。在佛法中說世間的所謂修善是有漏的福業，如注水上漏下漏，世間的一切功名富貴無常，人身的生死無主，無一不是有漏。佛法中言輪迴，除敎衆生斷惡修善外，並特別注重令衆生了生脫死超出輪迴之苦，不修世間的有漏福業，而修出世間的無漏福業。世間受生死輪迴的衆生約有六種(六凡)，出世間了生死超輪迴的衆生約有四種(四聖)。四聖六凡總名曰「十法界」，此十法界範圍極廣，將三世十方一切若聖若賢若修若學若世間若出世間若享樂若受苦的一切衆生統包括在內。

十法界

出輪迴：
- 1佛界——悟一乘法證大覺果
- 2菩薩界——修六度四攝法學者
- 3緣覺界——修十二因緣法學者
- 4聲聞界——修四諦法學者

輪迴：
- 5天界——分六欲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共二十八天。
- 6阿修羅界——分天人鬼畜四種
- 7人界——一切各洲各色各族人類
- 8畜生界——一切水陸飛行等類
- 9餓鬼界——一切中下神鬼等類
- 10地獄界——一切重罪極惡受生死逼迫苦等類

外道宗敎倡輪迴說，或依天道立說，或依人道立說，總逃不出局於一世一道的主觀見解，如在圈內，總見不到圓形，佛法是跳出圈(生死輪迴)外，依三世的道理，觀十法界的衆生，與外道宗敎在輪迴圈內的見解，絕對不可同日而語。佛是證得淸淨法界，見到宇宙眞理的大覺者，大至天地，小至微塵，一切形形色色，莫不在其覺了之中。所說的經典，是佔在輪迴圈外客觀的地位，以十法界的衆生爲立場，不同世間的學說，偏向於人類一世一地的以人生爲中心；所論的道理，是依着世間萬事萬物前因後果實事實相的顯現，不增不減如理如量澈底究竟如實而說。決不同外道宗敎由自心假立上帝，來主宰天堂掌管地獄。

有一類人說，佛菩薩和天堂地獄，不可得見，了生死超輪迴之說，渺茫無稽，難以置信。殊不知輪迴之說並不是渺茫無稽，也並不是標奇立異，人生宇宙世事因果輪轉不息無始無終的活動着，遠而日月星球之動，近而身心日常之變，都是潛移默化漸漸的變動，世俗之人，不覺不知。但一經靜心體會，就覺得佛經所說的無常苦空生死輪迴是眞實不虛的。於日常生活一事一物一見一聞，都可領略

生死輪迴的道理，世間所謂不出戶見天道，佛經所謂於一微塵中見大千經卷。今依普通的常識，物理的生滅，生物的蛻化，人心的前後不同，人身幼老轉變，以及歷代史書記載，來證明生死輪迴的事，是真實可憑。

現在研究理化的人，都知道物質不滅。如水遇冷結冰，水滅冰生；冰遇煖化水，冰滅水生；水遇熱變氣，水滅氣生。其所遇的冷煖程度不同，當然所變的水冰氣的相貌也不一樣，然而水的質量不變。一切物質的變化都不外此理。此滅則彼生，彼滅則此生，其現相似有生滅，其本體實在沒有變動。

生物學者說，宇宙間一切生物，各順着自己生活的軌道來走，同時繁殖他的子孫繼續傳佈於未來。如鷹化為鳩，田鼠化為鴽，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其形體有變，其本性無動。又如蠶變蛹，蛹變蛾，蛾造子生蠶，蠶又變蛹，輪轉不息。其相狀由漸變而突變，其本來體性不動。

心理學家說，人的思想，昨是今非，前後判若兩人。生理學家說，人的身體細胞，新陳代謝，晝夜不息。思想的由愚癡變聰明，身體的由朱顏而白髮，身心轉變無常，人縱有什麼本領也不能制止。身心隨業力轉變，業力藏在識海，身心如波浪起伏，似有生滅，識海常住不動。

歷代史書記載繁富，一言以蔽之，曰：善善惡惡因因果果的流轉變化而已。其中記三世因果善惡輪迴之事甚多，不可藏於見聞執言無有。若歷史感應統紀，茲不引述。世間的一切學問研究到極精妙處，也不過是主觀見解各見一孔，各執一端，各鳴一得，明乎此昧乎彼，通乎彼礙乎此，唯有佛法是最圓滿最究竟最客觀最通達最光明無礙的。

凡是除在世間的東西，大至星球山河，小至草木昆蟲，一切一切皆在潛移默化一刻不停的轉變着，任何一件東西都不是呆板固定的，皆是由漸漸的改變而突然異其形狀，世界有成住壞空，衆生有生老病死，這是無可諱言的。如果物質生滅生物蛻化身心改變之事不謬，史書記載輪迴之事屬實，那麼佛經所說的當然也是眞實不虛。

天堂地獄六道輪迴非實有其境，隨衆生心業所造，三善道的意義，就是順境享樂，三惡道的意義，就是逆境受苦。現在的環境，是過去行為的結果，現在的行為，當然又造成未來的環境；如果不信有未來的環境，現在的環境就不應當存在，因為現境由過去造成的。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這是說三世因果道理的。

華嚴經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一切諸國土，想網之所現。』『衆生皆妄起，善惡諸趣想、由是或生天，或復墮地獄。』『各隨於自業，受用其果報。』『若人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一切衆生若四聖若六凡，皆各有其心，各有其意，各有其想，造業受報，為凡為聖，皆以想為樞機。凡愚衆生日間逐利爭名，由於妄想，夜間睡夢顛倒不息，也是由於妄想，男女間因情欲的問題

病死，更是由於妄想；佛的境界就是遠離妄想清淨心意。可見意念心想，為凡聖之分界，為入輪廻超輪廻之關鍵，不可不辨。

行者於羣居獨坐舉心動念時，恒以五戒十善為想，方無忝生於人道，若起一念公平正直想，即是天堂之因，若起一念瞋恚心，即是修羅之因，若起一念諂誑吝嗇心，即是餓鬼之因，若起一念貪癡心，即是畜生之因，若起一念大貪大瞋心，即是地獄之因。意業初萌，一剎那間，廻光返照，善則擴充，惡則消滅，是凡聖的分路，修行的下手處。由心想的善(十善)惡(十不善)造身口業，各分上中下三品，而造成三善三惡六道的輪廻。

- 意
  - 清淨
    - 聲聞、緣覺、菩薩、佛 —— 出輪廻
  - 雜染
    - 十惡
      - 身：殺生、不與取、欲邪行
      - 口：虛誑語、離間語、粗惡語、綺語
      - 意：貪欲、瞋恚、邪見
      - 下品 —— 畜生；中品 —— 餓鬼；上品 —— 地獄 —— 三惡道
    - 十善(十惡之反)
      - 下品 —— 阿修羅；中品 —— 人；上品 —— 天 —— 三善道
    - —— 輪廻

業由人作，境由心造，善業升人天，惡業墮三途，因果道理，絲毫不爽。這是法界中法爾如是的現相，法爾如是的道理，衆生不依法軌來走，就受法的制裁，並不是有某一種主宰在管着，經論中說有獄卒逼害，也是自業所感。如屠戶等作惡者，臨終現恐怖相，同在一境，所見不同，苦樂懸殊，這是由人道進入三惡道的特徵。又如吾人有此色身，每天必依生活的規律來走，飢食渴飲，假若不飲不食，身心就感種種痛苦，並不是有另一主宰驅使，是身中的法不平等(四大不均營養缺乏)所致。世間一切法萬事萬物，剎那變現，法中無我(主宰)因緣顯現，法上無好惡貪瞋，隨人情現。一切衆生不明法理，橫執有我，起貪瞋想，造善惡業，受輪迴苦。如世間人縱欲恣情樂作殺盜淫妄等非，受法律的處罰懲誡，輕則入獄重則虧命。實則惡業不滅，來世必定生苦。又如五官不具四肢殘缺的乞丐，皆是由過去作惡業的結果，是夜當受着地獄餓鬼的痛苦境界。由此說來，輪迴就是衆生隨業流轉生死受苦的意思，近則日常，貪起流涎，瞋起怒目，身隨心變；遠則升天堂，入地獄，境隨心現。並不是渺茫無稽，實在是一種具體的事實。

大智度論云：「菩薩得天眼，觀衆生輪轉五道，迴旋其中，天中死人中生，人中死天中生，天中死生地獄中，地獄中死生天上，天上死生餓鬼中，餓鬼中死還生天上，天上死生畜生中，畜生中死生天上，天上死還生天上，地獄餓鬼畜生亦如是。欲界中死色界中生，無色界中死欲界中生，欲界中死欲界中生，色界無色界亦如是。」由此看來，衆生常在三界六道生死海中飄蕩着，壽命所限，智識所限，不能覺知。亦猶夏蟲不知有四時更代。我為升天受諸妙樂、我為入地獄受無量苦，或昔是翁而今作婦，或昔是父而今作夫，衆生顛倒濁亂，宿命知之，可羞可恥，天眼視之，可笑可憐，我們人類醉生夢死，那裏能自悟三世的因果呢？非經不能陳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今日幸得人身，幸聞佛法，應當念地獄苦，發菩提心，頓與法界衆生，同超脫輪迴，修出世的無漏善業。

輪迴並不因為人不相信，停止了他的活動！佛法也並不因為人不了解，減輕了他的價值！

(完)

詩詞園地

臺縣齋雜訊

田西泉

浪淘沙（出塵歷寺後海懺舊）

身世苦推遷，剎那雲烟。愁風愁水悶無端。臆聚百愁難解釋（往日，愛爲情之本，以無限煩惱。）如此纏綿。

回首望江干，往事從緣。招提依約綠波間。夢裏妙華生淨土，（十刹後海，荷花滿塘。雖芬郁清潔，但所因非淨。）遠在人天。

訴衷情

（有困苦，才思憂樂。若懷念無窮，苦解脫相者，何必再事逍遙。因以自試。）

何時遁世住山莊，青磬伴魚梁。從此扁舟蓑笠，渾然下大荒。蓑笠盡，白雲將。老松長（米家松雲圖，意韻深遠。），歸來智者，脫下迦羅，對論茗猜。

友人出家讚之以詩

周少如

離開恩怨且辭家。路向山巔與水涯。料撒俗情依勝境。卸除冠帶著袈裟。身心如幻雲中電。才貌相憐鏡裏花。各有百年同一瞬。好從覺海問歸槎。

贈閻君有序

周少如

山西閻雲棟先生。前清同文館學生。什充新疆將府縣官，及駐俄國莫斯科等地領事官。學淵德邵。藹然儒者。昨蒙惠訪。一見如故，談論極歡，別後成詩八章贈之。聊資互勉云爾。

戒思往事其一

苦樂恩仇莫再論。一生因果總前塵。試將往事從頭數。那樣由君作主人。

勸平憂憤其二

一般柳絮一般風。蕩漾飄零各不同，盜跖壽終顏子夭，黯然無語碧翁翁。（俗人呼天以此）

毋慮未來其三

往事如烟不足提，未來恐慮更需迷。有心切莫樹徐用。看破人生是悶題。

身家如幻其四

浮生大夢幾人醒，眷屬團圞水上萍。冷眼從旁如覷透，妄情息處兩肩輕。

各有因果其五

各有因緣各自當，窮通禍福總無常。幸鍾什只隨緣擇，莫賭機心妄主張。（以爲決定窮者未必果窮，以爲決定通者未必果通，故曰無常，妄作主張者，多屬徒勞，此正謂諸無常之定例。）

心滅境亡其六

寸心須早息波瀾，一失人身萬劫難，放下萬緣尋樂處，自家明月自家看。

對治業繫其七

凡夫業繫解難開，知否全從因地來，晨晚息心勤念佛，火坑深處蓄蓮胎。（前世造因，名爲因地。由因致果，受諸苦惱，名爲業繫。）

皈命覺王其八

八識田中土最腴。金剛種子插難鋤，有緣得聽空王法，如偶窮中樂有餘。（一切業識種子所在之處，名爲第八識田，藏種堅牢，有如金剛。）

詩詞園地

詩詞園地

臺縣齋佛化小詞叢錄　西泉

金陵懷古十二闋，此其第五章。蕭梁以好佛誤國，沈猶而發頹拙。與紀事詩等皆可增加史的興趣。納蘭多傷感，薄福薦傾城，略有標指也。頻伽居士詩將尼子候入句中，偶留迹象，異是風雅。葉氏迦陵，有勝鬘女子之概。詞亦清雋，雖得夢裏成句。可惜為天所厭，讀者思惟。

滿江紅　金陵懷古　田在田

佳麗南朝，翻做了淨名西域。假慈悲遊衍冥道，拄牢俱易。嬌影鏡器留梵宇，消山七十參遊歷。望江頭一帶碧涉羅，籠香國。

文綺禁，心何極。淮壁築，工何急。嘆南浮北鯨，尸堆鐵巢。捨贈一身成底事。到頭枉潤枯腸窒，尚荷荷怨望佛無緣，寧堪惜。

憶江南　宿雙林禪院有感　納蘭容若

心灰盡，有髮未全僧。風雨消磨生死別，似曾相識只孤檠，情在不能醒。搖落後，清吹那堪聽。淅瀝暗飄金井葉，乍聞風定又鐘聲，薄福薦傾城。

金人捧露盤　瀛禪寺觀蓮有懷言友

頻風輕，運露冷，斷紅收，正紅消切上簾鈎，田田翠蓋迷斜陽，魚浪香浮，此時畫閣垂楊岸，睡起梳頭。

舊遊蹤，招提路，重到處，滿離憂。想芙蓉湖上悠悠。紅衣狼藉，臥看少妾蕩蘭舟。午風吹斷江南夢，夢裏菱謳。

女冠子　郭頻伽

清宵更永，微月度雲，無影踏苔苔。試問三生事，誰修慧業來。房深香似霧，人澹扇如梅。記取闌干外，長齋閒。

鷓鴣天　其一　葉小鸞

一卷楞嚴一炷香，蒲團為伴世相忘。三山碧水魂非遠，半枕清風夢引長。依曲徑，傍迴廊，竹籬茅舍儘風光。空憐燕子歸來去，何事營巢日日忙。

（葉字瓊章，明末吳江人。四歲能誦離騷。十二四工詩章。愛理道，通禪理。年十七，將嫁而逝閏。逝歿之日，玉色鮮明，未容鮮澤，舉體輕柔，招同尸解。詞見返生香，事詳敘文紀略中。）

詩詞園地

歷代高僧新傳

支婁迦讖

李意如編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月支人也。道行高潔，才學淵敏。「漢靈帝時，遊於洛陽。（梁僧傳，本傳。出三藏集記曰：「漢桓帝末，遊於洛陽。」）與安世高同爲中國佛教初期之兩大譯經家。光和中平之間，讖傳譯梵經：凡十餘部。類皆審玄質實，不尚文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時讖之助譯，有洛陽孟福（士元）張蓮（少安）。竺朔佛者，天竺沙門也。以光和二年，於洛陽出般舟三昧經，讖爲傳言，孟福張蓮筆受之。

讖所譯經典，究有幾部，歷代經錄所載，多致歧異。出三藏集記載十三部（二十七卷。）歷代三寶記載二十一部，（六十三卷），開元釋教錄則著錄二十三部，（六十七卷）。按出三藏集記所載十三部，除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經僅知爲讖所譯外，其他十餘部經，以歲久無錄，譯人難考。道安作綜理衆經目錄，捜練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

今將讖所譯諸經，表列於下：

部別	經名	異名	備考
華嚴	佛說兜沙經 一卷		即華嚴經如來名號品及光明覺品少分
方等	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二卷	一名無量清淨經，大阿彌陀經。異譯多至十二種	
	佛說阿閦佛國經 二卷，一作三卷		現在今大寶積經內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 一卷	一名古品遺日說般若經	
	般舟三昧經 三卷	一名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經	今大集賢護經
	佛說內藏百寶經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一卷		
	首楞嚴經		
方等部	佛說阿闍世王經 二卷	一名阿闍貰經	
	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 三卷	一名伅真陀羅王經	
般若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	一名般若道行經	今本第四會
阿含	雜譬喻經 二卷		
	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		案實係難提譯名阿育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據上表，讖所譯太半皆大乘經典。（據出三藏集記所載十三部，除五部散佚外，餘皆爲大乘經。）若華嚴，若般若，若方等，後世皆奮風行一時；而其最初輸華，實自讖始。此與安世高之專譯小乘經典，並稱爲中國佛教之兩大開山祖師。就翻譯技能論，讖純用直譯，文質雜解。高則略探意譯，文義婉妙。道安謂「每

覽其文，欲罷不能。」然自像法東被，千餘年來，大乘獨盛，則二者於後世之影響，當以識爲尤重要也。

自桓靈以迄三國，中土佛教，隱然衍爲兩大流派。其發端實始於安世高支讖之洛陽譯經。一爲安世高康僧會之小乘禪學。二爲支讖支謙之大乘般若學。

世高傳臨淮嚴浮調，南陽韓林，潁川皮業，及會稽陳慧。而康僧會（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移交趾。會於赤烏十年，初達建業。）則似師事韓皮陳三人，於世高爲再傳弟子。會崛興建業，宣譯衆經。（據梁僧傳本傳，會於建初寺譯出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經。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於世高所譯經，多有注疏。（據梁僧傳本傳，會注安般守意等經。）此派重要經典，爲安世高之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安玄之法鏡經，及康僧會之六度集經等。其學說主明究心源，養生成神。與道家禪法，多所契合。故能風行漢魏，遍及南北。

支讖傳支亮，亮傳支謙。謙一名越，字恭明。其先月支人。漢末避亂建業，「才學深徹，內外備通。」其所出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據梁僧傳本傳，謙自黃武元年至建興中，譯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此派重要經典爲支讖之般若道行經，首楞嚴經，及支謙之維摩經，大明度等經。其學說主探索人生根源，反本歸眞，神與道合。魏晉佛教與老莊玄學，同流附益，虛無玄之談，得以盛極一時者，支讖其濫觴也。

佛學書局出版　佛教文類第九種　高觀如居士選輯　佛教書簡　甲編詩道　每冊定價七角五分　乙編禪密　每冊定價六角

現代大德傳記

慈舟法師事略

中輪

慈舟法師，湖北隨縣人，俗姓梁。父諱禮甫，法名眞法。母黃氏，法名眞智。師幼年習儒，且隨父母學佛。既長，常懷出世之志，而以親老不克如願。清光緒辛丑師年二十四歲，開始教讀，爲儒師者十載。宣統二年春，眞法老居士西歸，師痛先父之早逝，感人生之無常，爰再請出家於慈母。母泣告曰：「汝父往生，汝姪林立，勿得更爲老朽使汝不遂所願，汝出家可也。」於是拜別慈顏，與其妻室同時出俗。師投本縣佛垣寺，禮照元老和尚爲剃度師，易法名曰普海，慈舟其號也，時年三十四歲矣。是年冬，於漢陽歸元寺，大綸心經律師座下受具足戒。次年，回剃度本寺，侍師念佛。中華民國元年，在本縣天寧寺結夏安居。二年夏，遠赴揚州長生寺，親近元藏老法師聽習楞嚴。於冬赴鎭江金山江天寺，依止慈本禪師參究禪那。三年夏，復往揚州寶輪寺，聽元藏老人講法華。是年秋，月霞老法師在上海哈同花園，創辦華嚴大學，師往執弟子禮焉。師聞學未久，因故於冬季遷全校於杭州海潮寺，師隨往，專究華嚴。至五年畢業，朝拜普陀九華兩聖地。六年春，侍月老於漢陽歸元寺講楞嚴經，旋武昌中華大學講起信論，月霞老法師，實爲中興華嚴宗之大德。如近年以來，宏法南北者，若應慈，戒塵，持松，常惺諸龍象，皆爲當年華嚴大學之學子。法師於時，獲益獨深。歷年以來，專宏華嚴者，良有以也。七年春，應河南信陽賢首山之請，

，開講大乘起信論，是爲法師宏法之始。講畢，與慕西法師結伴朝禮五台。歸至北京，聽諦閑老法師講圓覺。八年，靜修於武昌普度寺，九年春，於歸元寺，聽信安老法師講觀經疏鈔。是年秋，於漢口九蓮寺，輔了塵，戒塵兩法師，辦華嚴大學，是爲法師辦僧教育之始。至十二年春，華校圓滿，住持漢口棲隱寺。是年夏，應杭州靈隱寺之請，開辦明教學院，不幸因江浙戰事而中輟。秋，至上海靈山寺，講演普賢行願品。冬，復應常熟縣虞山興福寺惠宗和尚之請，籌辦法界學院。十三年春，正式開學。十四年，至河南開封講地藏經。十五年，至安徽當塗講般若經。翌年夏，師以歷年積勞，身弱多病，乃離學院，赴蘇州靈巖山，念佛靜養。時學子中，不忍離師，隨侍入山念佛者十八人。十七年秋，應鎮江竹林寺之請，創辦竹林佛學院。仍以病體不支，於十八年春，返回靈巖山。嗣應印光老法師，眞達老和尚之請，接任靈巖住持之職。開建常年打七念佛堂，印老眞老且親爲外護焉。十九年夏，由山至漢口武昌兩佛教會，各講起信論一部，講畢回山。二十年春，復應武昌洪山寶通寺之請，講圓覺經。更應該省主席之請，在武昌抱冰堂講金剛經。是年秋，福州鼓石虛雲禪師，派人來鄂迎請。師不辭山水，同往鼓山，籌辦法界學院。二十二年秋，正式開學，講演華嚴大經，至二十五年春圓滿。復應圓瑛老法師，暨諸大護法之請，於福州城內法海寺，再辦法界學苑。而是時青島湛山寺，倓虛老法師，派人蒞福堅請。既不獲辭，遂同至青。講演比丘戒相，提倡結夏安居，教風爲之不變。是年秋，倓老法師同王湘汀居士等，邀請住持北京淨蓮寺。以南北遙遠，無法兼顧。乃於二十六年春正月，將福州法界學苑遷移來京。二月初，開講華嚴大經，至二十八年秋圓滿。期中常應本京廣濟寺，拈花寺，居士林，暨外埠天津濟南各處，禮請講演經論，未及詳記焉。嗚呼，時至今日，衆生之苦，已不堪言狀矣。而能救衆生之苦者，捨佛教其誰與！睹觀佛教緇素，方在度其狂然茫然之生活，誰知負此責任？誰能負此責任？自苦不救，遑云救他。幸於是時，有應運而生之大德與焉。慈舟法師，以佛徒之不諳教義也，爰創辦法界學苑，以育僧才，雖南北遷徙，不以爲勞。又以僧教育之必以毘尼爲基礎也，乃提倡戒律，不遺餘力。近年南北各剎，多有遵行安居持臘之制者，實法師提倡之力也。至於以淨土法門，普攝羣機，啟建四衆共修之會，與創辦互助往生會等，皆規模昭著，無待贅述焉。

佛學書局出版

高觀如居士著

入佛指南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此書以淺顯之文筆。述佛學之綱要。以歷史、教典、教判、教理、行證、果地爲經。以佛教一般及大小乘各宗爲緯。一一印證於佛教法印。而融通之。入於正解。誠研究佛教者唯一之良著也。查此書曾經分期登載於威音雜誌第一期至二十四期。深得閱者之讚。今由本局印行。凡研究佛教者。允宜人手一編。

現代大德傳記

倓虛法師事略

弟子廣覺述

師名隆銜，字倓虛。河北寧河縣王氏子。父諱德清。母張氏，因夢偉丈夫手牽黑駒來求寄宿，却之不可，遂誕師。師生有異稟，繈褓中口喃喃復誦吃齋二字。其母私以爲異，因如其言持齋焉。又嘗夢追師至一廣場，時有高額隆準之僧衆，合掌經行，師忽現僧相參其中，即之已渺。因駭詫而覺。由是其母知師後必爲僧。年十一，就業於村塾。喜靜坐，厭呼喀。或時逃學歸。母知其性之所在，亦不責之。於假中，隨母往外家。時近黃昏，獨坐門外觀村景，意甚得也。從母適出，忽詫曰：「門外何來一老僧。」及詳察之，乃師耳。由是師亦自知後必爲僧。稍長後，習藝於某肆，肆主姻居而罷鋪，日會計於錢鋪間，吝且傲。師心鄙之。因自計曰，吾今安於是，當何日與之等？且等彼矣，去死已不遠。人生如是，有何意味耶？因抑鬱不自得。託辭歸。其母亦任之。師既志與人殊，遂究心於出世之學。聞人言誦高王經千遍，所求定如願。乃誦習之。亦未稔將何所求也。然藉是而引發善根。地無僧侶，惟日與道者遊。後餬口四方，充記室於軍中。以所入奉母。旋貿易於旅順，待人誠懇，人樂與之遊。所業亦日裕。適日俄戰起，遂罷業歸。習醫於營口，從醫學校畢業。暇常與邑之善士遊，始知有佛。細玩出世想。因組佛學宣講堂，研究內學。如是者有年，學益進而出世之念亦益堅。年四十三，赴天津清修院謁清池老和尚求剃度。池師異其貌，知後必能荷擔正法。謝不受弟子禮。爲介臨濟正宗印魁老人，禮其爲師焉。且謂師曰：「吾前日夢一沙彌，從關東來，其名爲倓虛。今病卒，吾說偈茶毘竟，就醒而醒。因記之於冊，今子果來。既符所夢，子當爲再來人。」師曰：「吾今出廛矣，可去士言虛。」乃字以倓虛。時民國六年也。是年秋，寧波觀宗寺諦閑老和尚開堂傳戒。師欣然往。圓具後，依止習台教。然北人南行，格於方言。每値講經，瞢然不解。心甚苦之。適諦修法師因事告退，諦公自講大乘止觀。諦公操國語，師始明出家旨趣。一沙教海，便識箭鏃。研求既殷，深有心得。一日諦公因寺務繁冗，講大座未能詳。終課告衆曰：「好自習之，翌晨當按名覆講也。」師固爲後，即手不釋卷，悉心探討，深夜不息。次日覆講，最後至師，條理透闢冠同儕。諦公大喜，嘉勉備至。且有虎豹生來自不凡之語。師於是嶄然露頭角。既畢業歸，即應井陘斷學寺請，講地藏經。時年四十七也。復赴奉天萬壽寺講楞嚴經。聲譽日隆。是夏倡創楞嚴寺於營口。四十八歲講金剛經於長春。乃建般若寺於近郊。將落成，僧衆多從遠地來掛搭。師乃手訂規約，俾遵守焉。四十九歲講楞嚴圓覺二經於哈爾濱。受陳飛青居士請，復倡建極樂寺。苦心擘劃，不辭勞瘁。民國十三年冬，寺落成。復設立僧學院，培植弘法講師。於是關東始有僧學。民國十四年，師年五十一。應北京柏林寺請講楞嚴經。復於京之彌勒院設立僧學。四方習教者咸集。及秋，赴日參加東亞佛教聯合會。時同行者有曼殊大師，人素狂放，而獨敬倓公。既返國，迫歲暮。師冒嚴寒赴吉林黑龍江弘法。民國十六年，倡建法華寺於綏化。並立僧學。夏赴奉天創

佛學會。重修南關般若寺。於是關東之佛法，得師弘而始大盛。善信之皈依者，不可勝計。十七年返北京，任彌勒院教職。十八年迎諦公北上，傳大戒於哈爾濱極樂寺。度僧七百餘衆。十九年。立僧學於奉天般若寺。二十年秋，營口楞嚴寺落成。請寧波天童寺禪定老和尚住持開光傳戒，盛極一時。二十一年，應西安佛化社講經，並大慈恩寺傳戒之請。秋，長安印經會委托師護送影照宋磧砂藏經返瑞版，至上海翻印磧砂藏經委員會。師乘方船至臨潼山左近，突來匪徒多人，意欲洗刧。舟子股慄，莫知所措。師神態自若，語渠魁曰：「貧僧護送經書版，爲省費故，乃舍車而舟，出家人雖無黃白物，爲諸君慈，如缺資斧，囊中尚有十餘元，可相餽也。」匪審其言實，且伏其胆量。乃持資呼嘯去。師自幸經版不受損，乃返臨潼縣報告，乞派員保護。乃得安抵滬地。師護教心誠，不辭勞瘁，斯可見矣，其年諦公圓寂。師本擬赴寧波發喪，以任護經事致不果。後往掃塔徵弟子禮焉。師之在滬也，葉退菴居士甚敬之。請師講經於青島，並籌建湛山寺，立僧學。二十三年，寺後殿落成。學僧絡繹至。師乃訂學規，立課程，聘講師。事無大小，必躬親之。其所期望者，蓋甚殷也。二十五年，傳大戒於長春般若寺。四衆弟子千餘，極一時之盛。二十七年，湛山寺大殿落成。來學者愈衆。寮房幾不能容。自是青島人士之信仰佛法者日益多。師年近七十，培植後學，不遺餘力。每有開示，恒以淨土爲歸。受其化者，指不勝屈。凡有供養，悉歸常住。一衲蕭然，不蓄長物。善持律者，不是過也。師之著述，有心經義疏，淨土傳辭，讀經隨筆，大乘起信論講義，及弟子所記楞嚴隨聞錄，金剛經親聞記等，並行於世。廣覺智敬座下，頗悉顛末。謹按大端，略紀如是。

跋

自古高僧，咸從腳踏實地來。惟實乃能虛，虛則無所不容。能容必能化，化則無所不妙。妙則語默動靜，瞬目揚眉，無非西來大意矣。此高僧之所以成其高也。茫茫天壤，不得見其人，今乃見吾師。何其幸耶。師卓然不爲物轉，故能轉物。是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謂非山林正氣之所寄，能如是乎。辛巳春，述師之事略竟，因書數語以爲跋。

佛學書局影印 南宋本 **大般涅槃經**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梵 劉宋嚴慧觀同謝靈運再治

磁青面底觀線裝訂共計十厚册裝一布函

每部定價九元六角

大般涅槃經。爲佛垂般時爲大衆宣示秘藏。兼將無上正法委付摩訶迦葉。北涼天竺沙門譯成四十卷。號爲北本。後經劉宋慧嚴慧觀與謝靈運再治。計分二十五品。共三十六卷。文更精練。號爲南本。章安尊者。即以此本作疏。結附法師竹利行流通。又後分二卷。爲須跋陀羅焚屍現神變事。計共兩卷。唐南海沙門若那跋陀羅與會寧等譯。二種並律教誡。凡佛弟子自應奉爲圭臬。本局影印刻本。用述史十二開。攜帶便利。貯以布函。比原本更爲出色。代價尚未及半。存數無多。欲請從速。

佛教史學雜記

震華

高僧傳四集

馬僧傳四集，民國十二年癸亥刊行，衡陽喻謙編述。謙字味菴，寓燕都法源寺，應道階長老之請，歷時五稔，本楊仁山居士之議，以如惺明高僧傳遺漏殊多，未臻完善，遂博採羣書，自北宋以迄於今，擇其道行超著者，彙合成篇，總六十六卷，質量之富，初二三集所不如也。余初讀其書，喜為法門盛事，然恨其未與博識之士，多加參訂，百密一疏，自所難免，謹就管見，指陳其略。

一混濫　僧傳係佛門通史，與分宗專史不同，著眼宜利，選材宜精，不可阿其所好隨意取捨，大醒法師屢為余言：有若干僧，往來南洋，善募緣事：因與其長老有舊，強佈其生平入傳，其說果實，美玉蘊瑕矣。

二粗率　凡採一傳，必須會合羣書，參考異同，文獻不足徵者，猶當叩訪時賢，摩拓口碑以實之，若得一二材料，言事疎略，缺乏典據，寧可付之蓋闕，不可拉攏牽湊，致貶全書價值，如卷十九習禪篇金陵靈谷寺釋三峰傳：三峰名法澱，為天童密雲弟子，歷住蘇州鄧尉，北禪，無錫錦樹，杭州安隱，淨慈，長水眞如，常熟三峰諸處，著有語錄，五宗原，弘戒法儀，施食旨槩等書，南岳單傳記，宗統編年，五燈嚴統，五燈全書，續指月錄，高僧摘要，三峰燈史，正源略集，皆有詳傳，而喻氏全未參閱，僅本諸戒常住之靈谷寺志為的據：照錄全文，並其法名，住處，著作，生卒年月，得法源流，一槪未能揭出，而以三峰別號標目，取材之陋，殊屬不稱，又如卷二十一習禪篇湖州報恩院釋天隱傳：天隱名圓修，與密雲圓悟，雪嶠圓信，抱朴大蓮，同出龍池幻有之門，而圓修圓悟二支，流傳尤盛，此傳尙稱詳審，獨去法名而以字替代，殆未覩五燈嚴統，續燈存稿諸書也。又如卷二十五習禪篇揚州高旻寺釋際璽傳，有天慧徹三字，天慧名實徹，為高旻開山，以玉林的命，奉詔入京，受恩獨渥，際璽依之而得法者，應該立為正傳，而際璽附之，不然，單立一傳，未為不可，今並其法名亦未全標，豈天慧語錄塔銘，未獲參考耶？又卷四義解篇杭州上天竺釋性澄傳：附傳之雲夢，名允澤，見續佛祖統紀，又同卷古杭淨慈寺釋處林傳：附傳之及菴，名宗信，見五燈會元續略，虛谷名希陵，見續燈存稿，又卷五義解篇餘杭上天竺寺釋慧日傳：附傳之子庭名祖柏，見明僧弘秀集及江南通志，同卷紹興寶林寺釋大同傳附傳之春谷名元通，一名子芳，見吳都法乘及賢首傳燈錄，古林名清茂，見五燈會元續略及永嘉高僧傳，又卷七義解篇餘杭昭慶寺釋大慧傳：附傳之愚菴名異貴，見賢首宗乘，同卷天台山慈雲寺沙門釋異清傳：附傳之荊山名圓珂，見天台山志，其他尙多不復一一。

三重複　本屬一人，而名而字而號各異，甚者音同而字不同，是在作者息心考究，不可草草。如卷二十八明律篇五臺山清涼寺釋承芳傳，及太原永明寺釋逸清傳：按承芳一作逸芳，名逸清，本為一人，而喻氏析之為二，異成笑柄，且在同卷之中，事實不過稍有詳略而已。不煩細讀

，則能明辨，乃覺宋僧所傳，實爲大謬。

四疏漏　余昔疏漏之處，不一而足，有不可以盡諒者，如濟顚之神通妙用，爲世所共知，非但小說家附會其事，即正史亦不絕書，神僧傳既疏忽於前，明僧傳又疏忽於後，喻氏宜補其闕而彌其憾矣，竟闕篇首傳爲志言，所列寥寥六人，即跨入金元；余不覺掩卷而歎，豈習禪篇之太過，此篇之不及也，又義解篇如明之一如曾泰，眞還，眞閒，通潤，慧登，法杲，明河，明昱；淸之廣德，佛閒，明源，續法，通曉，海寬，皆以著作講說秀拔一時，書中皆未見錄。而續法著書六百餘卷，賢首一宗，賴之中興，此人而不入傳，則余書皆可廢矣。又習禪篇明之德寶，正傳，淸之道獨，道盛，大依，大成，函可，函是，今覞，今釋，皆禪林巨擘，他如宋之道隆，元之一山，明之超然，性啟，如定，淸之性洺，如一，性敦，與倚，大汕等數十禪德，皆傳教海外，光耀法門，雖入之國史，亦不爲過，而喻氏摘星宿以遺義姚，寧非憾事！又明律篇淸之弘贊，淨讀篇淸之古崐至善，護法篇明之永隆，興福篇宋之大峰道詢，雜識篇淸之道濟受禪一，其例正多，不勝枚舉。

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教史四卷三冊，蔣維喬譯著，民國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原爲日人所編，武昌佛學院譯爲課本，曰中華佛教史，蔣氏重行治定，並新增三章，第十二章曰造像與石經，第十七章曰近世之佛教，第十八章曰近世各宗，日人原著，富有史識，敍述詳明，往者玉慧觀居士爲文述評，謂第十二章可入諸美術專史，而十七十八兩章，亦不逮前此諸章著論之精，余謂十八章尤不如十七章遠甚，茲單就末章略論於後，而慧觀所已言者，不再復出，又「淨土」「法相」「三論」「眞言」四宗，尚無大謬，不敢吹塵求疵，有污著者。

律宗中興，始於金陵古林之慧雲，傳於句容千華之三昧，自後枝繁葉茂，道振寰區，若宿遷之極樂，眞州之五台，蘇州之眞諦，淮安之開思，常州之天寧，杭州之昭慶，北京之憫忠潭柘，無不傳持戒律爲務，廣東更有鼎湖一派盛行嶺南。蔣氏所言，似只有千華一脈相承，餘則一無可紀，然按寶華福聚之南山宗統，潭柘源諒之律宗燈譜，門庭威赫，戒德涵芬，有典有據，寧不足傳信耶？蔣氏或未覩此，致有前失。

禪宗之盛，首推臨濟，次稱曹洞。欲知二家嗣承，當各製表明之，蔣氏見不及此，於臨濟則以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杭州天目山爲主；於曹洞則以鎮江焦山寺，福州鼓山寺爲主，此不過爲洪楊後保存餘緒，克振規模數家而已。若夫洪楊之前，臨濟如寧波之天童，嘉興之金粟，湖州之報恩，杭州之淨慈，靈隱，姑蘇之靈巖，宜興之龍池，磬山，常熟之三峰，福州之黃檗；曹洞如越州之顯聖，廣州之博山，建昌之壽昌，湖州之弁山，淮安之祐濟，廣州之海幢，何一非鉅鍾密緯，緇侶雲集。若依之敍述法脈源流，豈不每寺皆可製立一表，如此雜還紛陳，無異日用流水，附者縷不憚煩，著者亦不惜筆墨耶？華嚴宗。淸代之發揚光大，爲五代後數朝所不及，觀賢首宗乘，賢首派傳燈錄，賢首宗譜三書所載，羣賢繼起，分道揚鑣，道芳

未遠，猶可道尋，蔣氏只於續法通理數人，備加贊述，殊不知此外更大有人在也，所述世系，果於單傳，更爲而紀，回觀日人前章所製諸表，瓜瓞綿綿，科印聯芳，異有珍取瓦見之概。

天台宗，其發達在有清一代，實遠不如藉般。由蕅益之後，諦閑之前，凡十一世單傳行無脈史。檢言之，即清代台宗，無一大德也，蔣氏自皈依諦公，對台宗史材，似宜十分詳晰，叙述本宗，首似檢點家珍，谿無不諸。當出言之前，論公猶在，最低限度，諦公之乃師述端，乃祖所與，應當採訪加入，其聲豈不易易，又光緒末有敎稱法師者，爲太平天國後中興天台之第一代人，事業宗著。諦公學年付人其宗聽受敎觀，其傳已入與縣志，而獨屏之。請代佛史之外，授之於理，爲復有當。又玉閱爲四敎儀集註著者環潤之宗，居然由元拉至於請，疑爲崇耀之師，諦後倒說，說說之甚，且四敎儀爲研究台宗入門要典，集註又爲四敎儀助解要典，以台宗門內之人，未付讀此，其謹信之。

觀音靈感記實

綿正民

正民體質素弱，中年皈佛。偶夕諷誦，虔心懺悔。蒙觀音悲心攝受，蓋歲非一。

民國二十七年冬，正民傷足，呻吟榻上，藥石弗效。某夜夢一老媼，按摩患處。痛徹心骨，大呼而醒。翌晨扶杖能行，數日覺瘥。二十八年搔癢症。延醫施治，一時獲愈。然每不經意，輒復發作。痛苦之狀，難可意想！自謂將以此疾殆其生矣。不意睡夢籲號間，一白髮媼蹀躞而前，賜以琴一具，上鐫「萬拾萬」三字。曰：「此無價寶，可珍藏之。」跡而吠奏，聲鳴鳴然。及醒，病良已。迄今年餘不復犯。

嗚呼！凡此皆觀世音菩薩之廣大靈感也。深恩厚德，永矢弗忘。謹述梗概，以告世人。

小品文

經窗墨屑

崇妙

自利利他，是老僧常談。道徒說，誰都知道。譬如，念佛當老修行，在才放下念珠，閒聊天的當兒，禪堂的禪和子，在吃完放參「消完子」的當兒，都會自利利他的不絕口；敎下學法的，更不用說，就好像將這一句話掛在嘴邊似的，愛說就說，不費事。當然，自利是用一己的財力或物力解決私人生活的缺憾處令他美滿；利他是用一己的財力或智力解決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黑暗處令他光明。

這兩種照每個形式上不同觀點看來，雖是判然爲二；但他們爲解決某一種問題則是一。社會上最重要的問題，莫如衣食，那麼當然這裏所要解決的也不外這個問題，換言之，自利利他的動機，就是希圖令個人或社會的衣食的飽滿。

假使有人生存在雖是春天而帶着有秋天氣象的「風雨凄凄」的社會裏那環境當然是毒酷而惡劣，貧窮無恥的惡習與日可見，世界如像是一個月光黯晦，恐怖而黝黑的凄涼的子夜！鬱悶，沉默，消極，死板，欺詐和詭騙！佔滿

了整個的宇宙人生！沒有樂，沒有生，沒有常明，沒有安慰，沒有愛：神經漸漸頹廢，而事業也漸漸的蕭條，這時你的心裏自然會生出兩種希望：一種是希望有賢人出而救世，一種是實無辦法時隱居到無人的村落去；兩種希望的產生，是想破除以上種種黑暗，使衣食得其飽滿。

賢人這時不容易得最好還是隱遁到無人的地方去能。那地方有玲瓏的山，碧綠的海，富有詩意的明月；海味山珍，固然不敢領教，就是野菜山蔬也可以說是充饑上品；做飯後茶餘，拿着一本心愛作品，走上海的崚嶒的岩石看着漣漪的水波，變幻的現出不同的詩形：暗礁上的碎浪的澎湃，與如像牛鳴的海風相呼吼。原密而沉重的雲塊，醉夢般靜，掛在充滿了活躍的海水上；如果是疲倦了的時候，可以放心的躺在潔白無絲塵的石上，斜微着遠方翠綠的隨的山頭，悠然瑰璨的島上的暮烟，如像惆悵的巨島在空中翱翔；再有一隻幽暗淒婉的洞簫或古琴，細細吹奏，更是令人迷醉！如果海濱遊膩了，可以任意踏躅在怒綠的草原，垂楊輕輕的擊着臉，野菊伴作脚，瑪麗鳥的金嗓音唱出清白而快樂的歌，喁喁相語着；兎兒忽兒跑出來了，狗發出響亮的吠聲追跑過去，全世彷彿蕭管似的又輕又快的展開在目前，人佔有自己一切的自由與天眞，一切的情感的發展，一切的自己的心靈；四周周對於他都像是親切的朋友。——無論太陽，風，和熹微的晨光。

苦海滔滔，大慈的如來所指示的脫出方法只有這二件事，——自利與利他。

如來殁後數千年，正法漸漸的湮沒了，聖教也漸漸的與游了，一點空洞而俗俚的儀式，陳腐的束縛的帶着重大空洞色采的所謂「規矩」代表了他的名義與實體！黑夜的幕覆障了他的以濟利人爲立場的本身，他是全部爲黎黑所征服所聚滿了，已經由純潔而變爲與水相差不遠甚而至於發了酸的所謂牛乳了！惡魔高傲的勝利的獰笑着！還說他的滅亡與衰落！

熱心人是應當要如何的悲痛流淚的?!……

毛詩所與我的溫情

大力

詩經在古代是最普遍的文學，古時的政治家文學家以及哲學，往往引用詩經中一二詩句以自明己意。這些例子在左傳孟子以至其他古書中到處皆是。由此可知詩經在文學上的地位，是如何的崇高了。同時他所描寫的景物情趣，也極深刻美滿。而且各體皆備。像哀痛、憂愁、悔恨、悅樂、愛戀、他都能表現的淋漓盡致。一振一盪的打在讀者的心弦上。並且他能在極平淡極瑣碎的事務上，表現極純摯的情感。而所表現的情感，比千言萬語的鋪敍，還要雋永有味。我們試舉他幾首：「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這類詩是把情感藏起不露，專寫眼前實景，把那和樂融洩的氣象，從實景上浮現出來。這類詩是描寫升平時代婦人採車前子的情景。僅僅只有四十八個字，且極重複，可是他寫得是何等寂靜悠閑！我們讀了之後，一種鼓腹而歌，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古樸祖雜之景，一齊湧在眼前，！使你感到微笑和

寧靜。有一種說不出的甜美，淡雅而帶素的體味！這時我正在殿前樂台上婆娑反復吟味，而體味其中的神韻。庭院寂靜，萬籟無聲。淡淡的月光蕩漾在樹上和花上。月的純潔柔輭與平和，增加了我內心的沙想。我忘懷的沙想：我彷彿已到了詩的那種國土去了。那裏的人都是溫柔敦厚的，村落是整潔莊嚴的，村外是一望無垠，嫩綠的原野，有些萬蘿纏繞在蒼老的虬勁的松樹上。花盛開着，鮮艷欲滴，路傍有些婦人在那裏很興會的搖車箭子。婉蜒的謎着，空氣中充滿了寧靜超逸與莊嚴。中間流溢着愉快的情調。我已被這首詩的溫情所鎔化了。牠的造句那樣平淡，情韻那樣柔循，故能動人甚深！雖是寥寥數句，而情韻之厚，已足淪肌浹髓而有餘。我讀了之後，黯然而悲，留戀之懷，不能自己。

讀了蓼莪以後

佛禪

沉寂的天空，萬里無雲。燦爛的繁星閃爍着。夜的黑幕籠罩了茫茫的大地！於是人們的一切嘈雜、紛亂、喧嘩、都散失了！在這樣一個淒涼的境裏，有一個遠離故鄉，捨棄父母的——我！

殿角的鈴聲叮叮作響，我獨自一個人，悲感地讀着蓼莪之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句，不覺哀心酸痛，淌淚泫然！一時風聲，鈴聲和諧詩聲，互爲應答，奏出了哀怨的交響曲！

想到父母生我之恩，養我之德，撫我長大，教我成人；細想想蓼莪篇中的「生我劬勞」，叫我怎能不悲傷乘淚，早月興歎呢？然而，我這時的傷感，是什麼憐憫的驅使啊？這是蓼莪給我的情感！給我的悲哀！不然，也許是念過寄小讀者底想得之故；綠漪女士紀念母親底棘心的緣故吧！不，不是！這是蓼莪的情、境，——寫得真摯痛切，太令人容易感動了。

我記得蘇曼殊在他的斷鴻零雁記裏有這樣的一段：

『時萎雨忽歇，余與法忍無言，解衣臥於殿角。余徒然從詩中驚醒，時萬籟沉沉，微聞西風振籜，參以寒蟲斷續之聲忽有念蓼莪之什於側室者，其聲酸楚無倫。聽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句，不禁沈沈大働，心爲摧折。』

看看他當時的情懷，又何嘗不是我這時的情境呢！

我們撫心自問，靜心地想想：母親的『懷胎十月，坐草三朝』難言的苦楚，愛子的心腸，那裏是這首短詩，所能表現於萬一？佛在經上說得很明晰，母親從受孕懷胎起，她的行走坐臥，言語動作，穿衣吃飯，一切一切，皆失掉自由的行動，如犯者枷了刑具。及至到了妊娠之期，更加千倍的痛苦，臨產的當兒，吉凶剎那，生死懸絲……不過我們爲人子的不感覺罷了。

佛經上說：「心是吾法之本，成佛之根，心即佛，佛即心；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現在身披袈裟，求受三戒，欲報親恩，只好以這顆純潔的眞心，生生世世的懷恩不忘！用佛教的妙理，救他們出三界的苦輪；得到淨土究竟的快樂。

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象我們割愛辭親，

投入空門，不娶無子，斷絕了宗支，在一般人看來，以爲這是大逆不孝！可是他們那裏知道「一子出家，九族升天」呢？像慧日如來，出現於世，就是爲的行大孝道，所以才示現成佛啊。我們的釋迦牟尼佛，升到忉利天宮，第一就是報母之恩。目連尊者將涅槃的時候，還鄉說法，度父母宗親，也是爲了那「劬勞」之恩。所謂父母之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意義便是如此！現在我雖離別了故鄉，捨棄了父母，天涯海角，念念不忘。在睡夢寤寐之中，常常看到母親撫我、訓我、……從今而後，更加重了我的思念和仰慕！我決定發露回向，祝慶他們萬壽無疆!!

佛學書局出版

金剛經旁解 南唐法師解

做宋精印中裝本 一冊定價一元五角

本經爲南唐時業法師所註解。刻於營春永慶寺石壁。註文簡切精要。最稱善本。日本時將其用仿宋精印。不二年銷行至數萬部。其價值可知。經前冠香讚開經偈。末附心經大悲咒等。

藥師經旁解 何子培註

做宋精印中裝本 一冊定價一元一角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在於消災延壽。拔苦與樂。子培居士搜諸註精華。編成此書。精切簡明。足與前書伯仲。

普門品旁解 何子培註

做宋精印中裝本 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觀世音菩薩威神功德。不可思議。古來大德。靡不揭力宣揚。子培居士仍依前例編纂是書。內容精審。與前二書鼎足而三也。

原始佛教史料考

井上哲次郎撰　子規譯

二　錫蘭書類　可爲佛教史上參考最重要之二種歷史存於錫蘭島。一謂提波發娑(Dipavamsa)，一謂摩訶發娑(Mahavamsa)提婆(dipa)爲島義，然此特指錫蘭島，發娑(vamsa)歷代之義必須譯之爲史。故提婆發娑者「錫蘭島史」，摩訶發娑者可稱「大統史」者也。關於此二書之由來將說明於左。錫蘭島之阿㝹羅補羅(Anuradhapura)曾有摩訶毗訶羅(Mahavihara即大精舍)即善見律所稱塔園寺是也，僧侶學僚爲有名之處。此當紀元前三百年頃，係提婆那談果耶帝沙(Devanampiya Tissa即天愛帝須)王所設置。法顯傳云「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訶羅，有三千僧住」。由此足見法顯渡天時，當五世紀之初摩訶毗訶羅如何盛大乎？然彼摩訶毗訶羅傳三藏之大疏(Atthakatha)於其中同處作者，然大疏有歷史的序論。以其歷史的序論爲根據而作爲二種之歷史，爲提婆發娑及摩訶發娑，皆以巴利語記載。

摩訶發娑係紀元後五百年頃摩訶那摩(Mahanama)所編著，比較提婆發娑後成。英國(George Turnour氏以千八百三十六年乃至三十七年於錫蘭島刊行之，附載譯文。提婆發娑猶未詳係何人所編著，其成書之時代亦難精密確定。然該書記事以摩訶犀那(Mahasena)畢，即至紀元三百零二年絕筆。以摩訶發婆亦根據同一史料之故，其記事所終不異提波發娑也。當時錫蘭島有無畏山(Abhayagiri)寺

院，法顯傳云「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以其僧數之多觀之，則比較摩訶毗訶羅更盛大，無畏山係摩訶毗訶羅之反對派，嘗起衝突(Siehe Kern's Buddhismus und seine Geschichte in Indien, Bd. II S. 469)遂得摩醯犀那之許可而破壞摩訶毗訶羅。摩訶毗訶羅九年間全歸於荒蕪，幾多激烈競爭之後，始再建。由此觀之，提波醯婆之記事與摩訶醯婆同，何故至摩訶犀那而終乎？不容易了知也，因又該書非成自紀元三百零二年前不容疑。Hesmann Oldenberg 氏以該書成自第四紀之初第五世紀三分之一之間者。摩訶醯婆比較提波醯婆後出，由其行文之熟練，結構之精巧知之。提波醯婆 Oldenberg 氏以千八百七十九年加以英譯，於倫敦發行。

三　希臘書類……希臘人始入印度爲 Skylax 氏，氏加加里安（小亞細亞地名）之加里陽達人，紀元前五百零九年（一說五百八）奉波斯王 Dareios Hystaspis 之命，自信度河至亞剌比亞海灣遊歷，彼述其所發現而著書一部，Hekataios（紀元前五百年乃至四百八十六年）及 Herodotos（紀元前五百年乃至四百二十四年）二氏彼述印度之事多半本於 Skylax 之書。然 Herodotos 氏多少非由波斯人所傳聞之也，與克合諾達氏同時存在之 Ktesias 氏敘述述印度之事多半甚於波斯人之記載。然是等諸氏關於印度之智識尚不甚充分，尤其印度之宗教若哲學之研究上猶未有何等裨益處也。然至紀元前四世紀希臘人於印度之知識頓加一層精確一大事變起，馬舍陀利亞之歷山王以紀元前三百二十七年率十二萬之大軍，企向印度遠征，翌年遂渡信度河，於蠶假補之(Hydaspes)河畔征服Porus王，尚欲侵入殑伽地方而至Hydhasis河邊時，軍隊皆欲歸國，以不染從王之圖謀，王由此就歸路，未幾崩於巴比倫，歷山王征伐印度爲希臘人擴充智識於印度之機會，至是如 Skylax 氏個人入印度而已，印度之事僅疑相半不過傳聞。然十二萬大軍侵入印度以上，彼等親踏印度之土石，親見印度之風俗，於印度親見實際之處多有之，又歸國後所播其見聞之故，希臘人於印度之智識如何因歷由王之遠征而增進乎？略得想見也。然希臘人以兵士而侵入印度，急行突進，多被軍機軍略所限制，無心其他觀察之暇，且兵士少有今日科學上趣味之故，假令有機會，彼等不能成何等科學的探究。然科學其自身亦始於當時亞里斯多德氏組織之故，從歷由王之兵士如何可成科學的探討乎？彼等爲匆匆表面上之觀察而已，猶未了解有印度特色之宗教哲學如何。加之，彼等之侵入僅止於印度西北一隅之蠶假補。然此地方非代表其時最早印度特色者，故從歷由王之兵士傳播印度之智識於希臘，猶未必立刻假定爲精確者也。

然歷由王遠征之結果尚不止此，原屬歷由王名將 Seleukos Nikator 後，爲西里亞王，紀元前三百年頃其史官 Megasthenes 氏以全權公使派遣於印度 Sandrokottos 王即旃陀羅毱多(Candragupta 善見律所所謂旃陀掘多)朝廷，Megasthenes 氏幾次入印度，留波吒釐子城（Pataliputra）即今伯陀剌數年，親自遊歷旃第耶(Vindhya 山，述記所謂頻闍訶山）以北地方，至南方之形勢而得詳細報道，遂著印度志

四卷，今所傳僅其殘缺，Schwanbeck氏以千八百四十年題之爲Megasthenis India，於波府刊行，Müller以千八百四十八年題之爲Fragment historicorum graecorum，爲二卷於巴黎刊行，後Strabon.Arrian.Diodor諸氏敍述印度之事多半皆本於Megasthenes印度志。Strabon氏以紀元前六十六年（一說六十年）生於喀帕陀喜亞（在小亞細亞）之亞麻亞紀元後二十四年死，所著有地理學（Geographica）十七卷。Arrian氏紀元第一世紀之末生於nicomedia府（在小亞細亞），著有題爲Anabasia之歷山王遠征七卷及India即（印度志）。Diodor氏爲西里亞人故通稱例稱Diodorus Siculus，氏生於西壤及諸古斯德帝時，所著有萬國史四十卷，此氏費三十年間之勞力而脫稿也，今僅其殘缺十卷存耳。其後紀元後百四十年頃生於歷山府有名之天文學者Ptolemaus氏亦著地理學（Geographia），關於印度敍述頗爲精細。是等於西洋古代關於印度之智識而爲探究今日印度歷史的事實爲吾人所參考者不少也。

以上列舉之中國錫蘭及希臘書類最爲重要史料。其他西藏及亞剌比亞書類多少不無要比較考察。西藏書類中有多羅那達（Tarana）之印度佛教史，多羅那達蒙古人稱之爲Maidari若Gegen Khukuktu（譯光聖）云。彼以千五百七十五年生，係蒙古庫倫府寺院之首領爲黃衣派大喇嘛，用西藏語著印度佛教史，至千六百零八年完畢。Anton Schiefner氏以拉丁語題此書爲Taranathae de doctorinae Buddhicae in India propagatione narratio，千八百六十八年於伯特爾斯補爾克府刊行，又以德語譯出之，題爲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Indien，千八百六十九年於伯特爾斯補爾克府刊行。然多羅那達之時代距今不滿三百年之故，其著書於考古學上之價值亦因而不得減少也。亞剌比亞人獨亞爾比留尼（Albiruni）著書耳，可爲印度歷史上參考者，亞爾比留尼實名Abul Rihan Muhammed稱云亞爾比留尼，又云亞爾伯留尼（Alberuni），大抵紀元一千年頃之人也。隨Ghazni之蘇爾丹（回回教徒首領之稱）Mahmud（紀元九百六十七年乃至一千零三十年）之印度遠征入印度，長滯在其地，學印度言語，講究印度之宗教、哲學、文學、法律、天文、地理、風俗等著印度志，又譯出波膽闍梨（南海傳所謂缽顛闍利）之書。其印度志德國KarlEudard Sechau氏以千八百八十七年題爲Alberuni's India.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chronology, geography, astronomy, manners, laws and astrology of India about 1030於倫敦刊行，以千八百八十八年其英譯爲二卷刊行。法國之Joseph Toussaint Reinand氏亦以千八百四十五年著Fragments arabes et persans, relatives à l'Inde，於巴黎刊行，詳論亞爾比留尼之事。其他氏以千八百四十年刊行之Relation des voyages bai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à la Chine dans le XII. siècle二卷亦論究印度與亞剌比亞及波斯之關係者也。如此以中國、錫蘭、希臘等書類傳於今日者，根據是等而釋迦以後印度之歷史的事實，不無幾分繁歲月而推究之便利。苟欲考察歷史的佛教者，豈可不注意此等印度以外之史料哉。

（完）

佛學答問

答張棟銓君問

最上雲菴室

問：何謂佛？

答：古云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謂之佛。即於宇宙人生徹底明了無一毫隔礙者。無一己之存在，而能與萬事萬物相通同者。

問：佛法之精神何在？

答：佛法以無我為宗；以智斷悲三者為用。智得證一切種智。斷能除一切煩惱習氣。悲能大悲救十方三世一切衆生。

問：唯識宗之宗旨何在？

答：唯識宗以究竟明了如何是自己，即是如何是衆生為宗旨。

問：天台宗之宗旨何在？

答：天台宗以訓練學人一切時中就衆生分上得如佛知見為宗旨。

問：金剛經流通最廣，持誦者最多，其大義為何？

答：佛經一句，含有萬義，隨各家解釋宗旨不同，其所標大義亦有別。殊難定說。若略顯一途，則金剛經可以說以不壞假名而顯實相為宗。

問：法華經之大義為何？

答：法華經以一切有情在佛法中隨修一行一法皆得究竟成佛為宗。

答王曼卿居士問

來書所附小無量壽經往生咒，句讀不合。其含義及句讀如下：

南無（皈依）阿彌多婆夜（無量壽）哆他伽哆夜（如來）哆地夜他（即說咒曰）阿彌利都婆毗　阿彌利哆　悉耽婆毗　阿彌利哆　毗迦蘭帝　阿彌利哆　毗迦蘭哆　伽彌膩　伽伽那　枳多迦利　娑婆訶

新書介紹

中國佛教學院年刊

中國佛教學院校出版（印刷中）

本刊要目有法苑義林章解補，乃摘錄現存某師各疏中之義章。依首法次第排比。可為研究首法之參考。窺基大師著述引經考，可以探法相學之本源。三論宗源流及立教，以五派立宗，二諦立教，可為三論宗之入門。中國佛教美術小記，為現代唯一記述佛教美術有統系之文字。

瑜伽燄口施食要集詳註

最上雲菴室法彙之七（印刷中）

施食之法始於唐不空三藏，依據其經。至現大藏中有瑜伽集要燄口施食儀，乃元時西藏僧伴曇作。益以供養諸佛讚唱為終，稍後又以歸依供養旦等法加入，至明時各方增補唱諸文，前後增減，互有出入，初無定制。其中有不諳密教而於次第割裂先後者。蓮池大師曾有製儀及補註二書，依賢首宗旨為之解釋。又有明釋紫柏之增儀應門據天台宗旨為之註述。皆以次第未盡美善，不行於世。今坊世通行之瑜伽燄口本，雖較完妥，而 佛事無不以施食為上，僧衆多只知依文作誦，不識其意義。故今就明蓮池、紫柏二家之文，依通行本之次第，重為治定。二家所闕者為之增補。並附科目及密宗觀法。若能先讀此註，而後於施食之際，著密觀行，其所得將益廣矣。

佛學書局　流通

四分律含註戒本疏行宗記　宋元照述卍全書十六冊卍本賽毛邊紙印刷　定價十六元五角二分

四分律比丘尼戒本會議　清德基律師著卍全書十二卷卍分裝六冊　中國竹蓮紙每部定價十五元　竹毛太紙每部定價九元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　法一律師編卍並說依讀譜　全書一百十四頁三開大本　定價一元二角

四分律含註戒本　唐道宣撰卍全書一冊卍本賽毛邊紙印刷　定價一元三角五分

羯磨儀式　清書玉述卍全書二冊卍本賽毛邊紙印刷　定價三元五角二分

佛教界消息

⊙京津聯合息災法會啟建道場勝況

京津各佛教慈善團體二十餘處聯合發起之息災法會，決自九月一日起至二十一日，在北京雍和宮啓建道場二十一天。施設顯密二壇，顯壇依仁王般若經，嚴飾道場，設百佛像、百菩薩像、百師子座、廣備千燈千香千花千食而爲供養。禮請慈舟法師暨各寺大德退居住持，率同法界學苑，華嚴學院，中國佛教學院戒徒僧衆百位，講讀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預定每日上午七時半嚴淨開壇，八時至十時半誦仁王經一部，呈獻天廚妙供，下午一時至三時半誦仁王經一部，均請慈舟法師主壇。四時至六時，恭請慈舟法師敷座開講仁王般若經。密壇敦請上觀法佛，率同雍和宮番僧百衆，持誦六字大明咒，普賢行願品，藥師本願經，及修摩利支天法。聞該道場緇素人等，於三七日內，發心嚴持齋戒，精勤行道，期藉三寶威力，消弭災難，感召祥和云。

⊙華北居士林啟建盂蘭盆會

華北居士林夏曆七月十六日啓建第十二次盂蘭盆法會，設七級大供一座，五須彌一台，八功德水四台，及百味果食，供佛齋僧，敦請顯密大德，虔修妙法，持誦經咒，滅罪殄障，超度孤魂。又該林現正禮萬佛懺及梁皇懺，於十六日圓滿。

⊙上海圓明講堂地藏會啟建地藏勝會

上海圓明講堂地藏會以亂世道義淪亡，忠孝不修，謹擇於陰曆七月廿三陽曆九月十四日恭就圓明講堂啓建地藏勝會七晝夜。禮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稱念菩薩聖號，施放燄口法食全堂。並於七月二十九日菩薩聖誕夜，啓結戒壇敦請　圓瑛老法師傳授幽冥戒法，度亡登覺。如欲參加地藏勝會或爲親屬求受幽冥戒法者，均請先期來函分別報名入冊云。

上海大西路四四三號圓明講堂內地藏會啓

⊙中國佛教學院暑假招生

錄取預科一年級新生八名

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中國佛教學院暑假招考預科一年級新生，業于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舉行初覆兩試及體格檢驗竣事，二十六日揭示，計錄取正生從念等八名，附讀生昌靜等二名云。

⊙大乘佛教弘化院成立

北京西郊萬壽寺，成立大乘佛教弘化院，聘胡子笏居士爲院長，招考青年僧衆百名入院肄業，以四個月爲一期，期考及格者發給證書，以資振興佛法，現已正式成立，九月開學。

⊙拈花寺今秋傳千佛大戒

北京拈花寺住持量源，爲弘法利生，今秋傳授千佛大戒。依法定期揚五十三天，自夏曆八月十三日送堂，二十五日起期，至十月十八日圓

佛學書局出版

地藏九華垂迹圖讚　綴面精裝一冊　定價十五元

地藏菩薩本願經科註　全書二冊　定價一元八角

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地藏菩薩行願紀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

地藏聖德大觀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四分

地藏本迹靈感錄　全書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地藏大士聖蹟　全書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地藏聖誕祝儀　全書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講。期內啓建吉祥道場，宣講全部律儀，三壇戒法。凡發心求戒者，務須先期掛號來寺學習律儀，以免臨時倉促云。

⊙觀音院新戒堂募化齋米

河北房山西域寺住持純山，今秋在北京觀音院創建戒壇傳千佛戒，已誌本刊三期。茲聞該寺欲使衲衆安心受法，須賴食輪爲先，特募化齋糧費，啓請十方信施慨然施助，俾香積無斷炊之嘆，戒衲免枵腹之感，現已發出緣啓，希諸善信同修福慧廣結法緣。收款處：北京宣外自新路觀音院。

⊙吉祥寺宣講普門品

北京西方法會鄭文軒、蔣根俟、張蓉山等，爲提倡佛學，敦請即智法師，每日二時至四時，在石鐙吉祥寺宣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八月二十三日開講，聽衆異常踴躍。

⊙武安縣佛教會開成立大會

武安佛教會，事變停頓，今春照學法師發心組織，已於舊曆六月一日開成立大會。公推明學法師爲會長云。

⊙肥鄉縣佛教會恢復有望

肥鄉縣佛教會成立有年，會內原附設佛學半月刊圖書館及初級小學校等，會務甚爲發達，事變中一度停頓，今由愛茗法師李生花居士籌備恢復，不久即可召開成立大會云。

編輯室談話

本刊爲達成宏揚佛教文化的重大使命，決實行發展計畫，逐期增加篇幅，充實內容，希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我們的態度是這樣：

一、我們的讀者，決不僅是少數的佛教徒，我們覺得一般青年人，在這樣波浪滔天的人海狂潮中討生活，尤在需要受到一些佛法的陶冶。他們在這裏可以得到吞深的涵養，同時在這種高深的涵養中，使領略了堅忍勇敢的精進力量。

二、因此，本刊的內容，盡量的使他契時契機，文字的技巧和合義，將是同時並重的。我們希望的稿作是短小精悍，趣味濃厚的作品；而不是空言泛論，和陳腐平凡的調子。

三、佛法將理的稱卓百家，照耀今古，是學者們所公認的，尤其是在中國（也可以說是世界）學術思想史上，佛法近是占了絕對重要的地位，本刊希望多介紹一些有關學術的文字，作爲大中學校同學的參考讀物。

本期篇幅已由二十六頁增至三十二頁，字數已近四萬。內容益覺充實。

介紹佛學雜誌

◉覺有情半月刊
上海慕爾鳴路一百十一弄六號覺有情半月刊社
全年二十四期二元，另售每册一角

◉佛學半月刊
上海膠州路十一弄二十號佛學半月刊社
全年二十四期一元，另售每册五分

◉獅子吼月刊
桂林廣西省佛教會獅子吼月刊社
全年十二期三元另售每册三角

◉同願月刊
北京沙灘嵩祝寺內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全年十二期二元，另售每册一角

◉弘化月刊
上海赫德路四一八號覺園內弘化月刊社
非賣品（函索每期附寄費二分）

◉梵聲
新京長春大街一號
全年六期三元，另售每册六角

◉大乘
厦門局口街十七號大乘佛教會

本刊投稿簡章

一、本刊以宏揚佛教文化為宗旨，歡迎外來稿件。凡佛教評論，教理專著，諸經解釋，各宗概要，修行講話，佛教史話，釋迦本生故事，古今大德傳記，寺志，遊記，禪林佳話，寺門日記，佛教掌故，叢林記實，閱讀隨筆，詩文小說，內典介紹等，均所歡迎。

二、本刊稿幅有限，來稿每篇最好在一千字左右，特約之長篇專著不在此限。

三、來稿最低限度，須文字通暢，含義精警。文言白話不拘。

四、來稿須用方格稿紙繕寫清楚。

五、來稿時須註明詳細通訊處及真實姓名，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聽作者自便。

六、來稿編者有增刪權。

七、來稿經採用後，贈本刊。

八、原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九、來稿請逕寄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收。

本刊徵求基本讀者一萬戶

(一)本刊是各大學哲學系，文學系，史學系的參考資料。

(二)本刊是一般中學生的課外正當讀物。

(三)各學術團體，文化機關，均宜訂購本刊。

(四)一般人士訂閱本刊，可以得到高尚的修養。

歡迎訂閱，歡迎介紹。

佛學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

北京德勝門內甘水橋胡同六號 電話四局〇六七六號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外大街四九號 電話西局二二八三號

價目			
零售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預定	半年	六冊	大洋六角
	全年	十二冊	大洋壹元

(郵費在內)

注意：(一)定閱諸君請逕向北京佛學書局接洽

(二)訂款郵票代洋不收